



永泰黃士恆著  
閩侯郭文華著

# 前漢演義

第四冊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

## 前漢演義(下編)

## 第一百六十回

忤奸人買楊坐罪

重宦豎周張無權

話說元帝聽信讒言。貶逐周堪張猛。正中石顯之計。心中尙不覺悟。不久反將政事大權交與石顯掌管。原來元帝自卽位以來。素體多病。又兼性喜音樂。終日在宮。藉著吹彈歌唱。消遣歲月。懶親國政。便想擇一親信之人。委以政事。免得自己勞神。無如揀來揀去。覺得滿朝文武。竟無一人可靠。只有石顯似比衆人略勝一籌。因此決計將大小政事。委其辦理。

讀者試想當日朝中羣臣人數不爲不多。何無一人能中元帝之意。卻單單選著石顯。只因元帝意中。以爲一班朝臣。無論何人。皆有家族。既有家族。卽有許多親戚朋友。糾纏不清。但使一人得志。便呼朋引類。成羣結黨。布滿朝廷。罔利營私。敗壞國政。其弊甚大。

惟有宦官不曾娶妻生子。既無親戚。又兼一向住在宮中。不與外人交接。更無朋友。孤單一身。倒覺乾淨。但使其人居心忠直。辦事勤慎。便能奉公盡職。不必其才能學問。勝於他人。只因所處地位不同。便可免植黨營私之弊。元帝主意既定。又見石顯自先帝時久在中書供職。並無大過。因此放心委任。全然不疑。誰知石顯既得專政。便引用牢梁爲中書僕射。五鹿充宗爲尙書令。又有伊嘉陳順皆在尙書。當權用事。五人結爲死黨。盤踞朝廷。一時趨炎附勢之徒。來投門下者。皆得高位。若守正不阿。忤了五人之意。便設計陷害。或死或貶。因此滿朝公卿。見了五人。無不畏懼。真是勢燄熏天。炙手可熱。元帝坐在宮中。何曾知得。時人爲之歌道。

牢耶石耶。五鹿客耶。印何纍纍。綬若若耶。

當日周堪張猛被貶之後。不久又有待詔賈捐之。被石顯陷害而

死。賈捐之字君房。乃賈誼曾孫。元帝卽位之初。曾詣闕上書。得待詔金馬門。適值永光元年。珠崖郡人民造反。朝廷起兵往討。連年不定。說起珠崖一郡。本係武帝平定南粵時設置。地在海中。長廣約有千里。戶口二萬餘。居民生性蠻悍。未受教化。官吏又用嚴刑酷法對付。自從設郡以來。每隔數年。便反一次。皆由朝廷派兵征服。此次亂勢更大。用兵一連三年。未能平定。元帝下詔羣臣會議。起大軍征之。賈捐之建議道。現在關東連年被災。人民窮困流離。此乃心腹之疾。珠崖僻在海外。其人民譬如魚鼈。不足置爲郡縣。請遂棄珠崖。專恤關東爲是。元帝依言。乃下詔罷去珠崖郡。其人慕義來歸者。遷入內地居住。

賈捐之自此次建議後。頗得元帝信任。不時召見。所言多被聽從。此時正值石顯專權用事。捐之心知石顯奸邪。因見元帝甚加寵

信未敢進言其罪。但對旁人頻說石顯短處。事爲石顯所聞。暗想道。蕭望之周堪。乃是主上師傅。顧命大臣。尙被我弄個小術。或貶或死。况他不過新進小臣。竟敢大膽來捋虎鬚。眞屬可笑。我若不將他懲治。何以儆戒他人。石顯因此心恨捐之。便在元帝前訴說捐之罪過。賈捐之因此不得補官。且不得常見元帝之面。讀者試想石顯久掌樞機。日在元帝左右。言聽計從。聲勢何等煊赫。賈捐之與之作對。不啻以卵敵石。但是捐之旣覺石顯是個小人。又敢向人前譏刺。豈不知石顯必然懷恨。何妨明白上書參劾石顯一番。任憑他罷職辦罪。落得青史留名。不愧是賈誼孫子。再不然便辭職歸隱。不與小人同朝。也合於明哲保身之道。誰知賈捐之素來熱心仕宦。雖被元帝疏遠。仍不肯見幾而去。心中但望有人在主上前出力保奏。倘蒙召見。便可希冀進用。賈捐之思來

想去。忽然記起自己一個密友。卽是長安縣令楊興。現以材能得寵。今若託他介紹。必可成事。捐之想罷。便來與楊興商議。

當日賈捐之見了楊興。屏退左右。祕密商議。捐之先用言挑動楊

興道。現在京兆尹出缺。使我得見主上。一力保薦君蘭。字楊興京兆

尹唾手可得。楊興聽了心中高興。便也說道。主上曾說興比薛大

夫。廣卽薛較勝。是興已蒙主上記憶。只須有人從旁一說。便可成事。

再者君房。字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。假使君房得爲尙書令。勝五鹿

充宗遠矣。捐之接口道。使我得代充宗爲尙書令。君蘭爲京兆尹。

京兆乃郡國之首。尙書乃百官之本。天下由此大治。賢士皆得進

身矣。捐之前保平恩侯。嘉許可爲將軍。期思侯並可爲諸曹。主上皆

依言任用。又薦謁者滿宣。主上卽命爲冀州刺史。今若保薦君蘭。

亦必如前。能得主上聽從。可無疑也。楊興聽捐之說到薦人如何。

得力。愈加高興。遂滿口答應道。我將來復見主上。定當面薦君房。捐之見其計得行。遂又談論他事。後來談到石顯。捐之又說他種種不好。楊興連忙阻止道。石顯正在貴幸。爲主上所信用。今欲進身。但依吾計。姑且投入彼黨。便可得志。捐之聞言。亦卽依允。楊興便邀同賈捐之。聯名擬成一書。保奏石顯。請元帝賜爵關內侯。並召用其兄弟。又由賈捐之作一書。保薦楊興爲京兆尹。二人商議既定。遂卽依言行事。

自古有言道。屬牆有耳。又道若要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爲。石顯一向心恨捐之。暗地遣人尋他罪過。此次楊興與捐之密謀之事。竟被石顯聞知。立卽奏聞元帝。元帝下詔捕拏賈捐之。楊興下獄。使皇后父陽平侯王禁與石顯審判此案。二人回奏。說是賈捐之。楊興心懷詐僞。互相薦舉。冀得大位。又洩漏禁中言語。罔上不道。應請



依律辦罪。元帝准奏辦理。於是賈捐之竟坐死刑。楊興減死一等。髡鉗爲城旦。時永光元年。

到了永光二年三月日食。三年十一月地震。四年夏六月日又食。元帝見連年災變仍是不止。想起周堪張猛被貶在外。眞屬冤枉。於是召到當日反對周堪張猛之人。面加責問道。汝等前言連年災變應在周堪張猛二人身上。吾已將他貶黜。現在災變並未止息。汝等又將歸咎何人。羣臣被責無言。只有叩首謝罪。元帝遂下詔褒美周堪。召之入京。拜爲光祿大夫。領尙書事。又拜張猛爲太中大夫給事中。

周堪被貶在外首尾四年。此次雖然重管尙書。卻與從前時勢大不相同。一則元帝抱病常在宮中。周堪難得見面。遇有要事須託石顯代爲奏聞。是非可否。皆由石顯一言而決。二則尙書中除周

堪外尚有四人。卽牢梁、五鹿充宗、伊嘉、陳順，皆石顯之黨。周堪勢孤力弱，雖有張猛爲助，無如寡不敵衆，因此一無展布。加以周堪年紀已老，精神也不如前。過了一時，忽然得病，口不能言。不久便死。周堪旣死，石顯又向元帝前誣奏張猛之罪。元帝欲將張猛下獄。張猛不甘受辱，便在公車門自刎而死。時劉更生被廢在家，聞知此事，暗自傷心，乃仿照離騷作成文字八篇，名爲疾讒，摘要救危世頌等，以寄悲憤之意。自蕭望之、周堪、張猛相繼而死，劉更生遂終元帝之世，不復進用。

卻說蕭望之之門生朱雲，自勸望之之自殺，心痛其師受冤，因此深恨石顯諸人。他素性本喜游俠，如今雖然變節讀書，年紀漸老，一腔血性，仍是不改。所結交大抵慷慨俠烈之輩。所惡是狐媚取容之人。但他朋友雖多，就中交情最密者，惟有陳咸。陳咸乃御史大夫。

陳萬年之子。陳萬年字幼公。沛郡人。由郡吏出身。歷官太守太僕。爲人清廉謹飭。但生性熱心仕宦。竭力奉事權貴。因此得至高位。當宣帝時。丞相丙吉抱病。滿朝公卿皆往問候。陳咸時爲太僕。隨同衆人前往。丙吉便遣家丞出向衆人道謝。衆人聞言。俱各散去。獨有萬年一人。留在相府。直至夜間方歸。日日如此。及至丙吉病重。宣帝親臨看視。知其不起。因問羣臣中何人可勝公卿之位。丙吉遂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陳萬年三人。後萬年竟代于定國爲御史大夫。萬年又傾出家財交結許史。奉事樂陵侯史高。尤爲恭敬。因此得以保全祿位。

陳咸字子康。年十八歲。因父蔭得爲郎官。生性卻與其父相反。剛直敢言。自爲郎官。上書數十次。語多譏刺近官。宣帝奇其材能。升爲左曹。萬年見其子平日行爲。心中不喜。惟恐他結怨衆人。致遭

陷害。一日萬年病重。忽然記起此事。便呼陳咸到了牀前。教他遇事切勿任性。待人須要謙恭。萬勿直言衝撞。以致取禍。萬年年紀已老。惟恐其子不肯從。於是丁寧反覆。說了一大篇言語。直至夜半。尚自叨絮不休。誰知陳咸見其父言語。與己意見全然違背。實在聽不入耳。待欲出言辯駁。又因其父正在病中。不忍使他動氣。只得立在一旁。如癡如聾。任憑其父教戒。也不知說甚言語。捱到夜深。神思困倦。不覺垂頭睡去。萬年臥在牀上。一心但願說話。何曾料到其子全然不聽。正在講得津津有味。忽聽得撲東一聲。萬年大驚。急忙坐起一看。未知萬年所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一回

朱雲講經折奸黨

陳咸陷獄遇救星

話說陳萬年病中喚到其子陳咸。教戒一番。正講得津津有味。猛聽得屏風上響聲甚大。萬年驚疑。連忙起坐看時。原來牀頭排下



一架屏風。原爲遮風之用。陳咸睡熟。站立不住。便一頭觸在屏風上。連屏風都搖動起來。萬年見了心中大怒。便令左右取出家法。喝令陳咸跪下。責問道。爲父好意教戒汝。汝反睡著。不聽

吾言。此是何故。陳咸被責驚醒。只得叩頭謝罪。口中說道。大人所言。均已備知大旨。不過是教咸諂媚而已。萬年見說。知他心性不能改變。遂也不再與言。

陳咸既與其父意見不同。平日最惡權貴。所結交都是名人豪傑。如蕭望之之子蕭育及朱博朱雲等。皆名聞一時。到了元帝初元五年。陳萬年病死。元帝拜貢禹爲御史大夫。時有華陰縣丞名嘉者。也是朱雲朋友。因見貢禹交結石顯。得爲御史大夫。朱雲學問精通。氣節高尚。反不得一官。因此心中不服。遂上書保薦朱雲。書中說道。御史大夫乃爲宰相之副。九卿之先。官高責重。必須慎選賢能。以充其職。今有平陵人朱雲。才兼文武。爲人忠正。甚有智略。可使食六百石俸。試署御史大夫。此奏既上。元帝發交羣臣會議。旁有太子太傅匡衡對道。大臣乃國家之股肱。萬姓所瞻仰。人君

所當謹慎選擇。今嘉從守丞而謀及大位。欲以匹夫超居九卿之上。非足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。昔日堯之用舜。文王之用太公。猶必先試之。然後授以官爵。何況朱雲。臣查朱雲平素好勇。時常犯法亡命。雖曾讀易經。頗有學術。但他行事。並無異人之處。今御史大夫貢禹。潔白廉正。經術通明。有伯夷、史魚之風。海內皆知。而嘉竟欲使朱雲奪其位。妄相稱舉。疑有陰謀。此風漸不可長。請交有司查辦。元帝依言。發交有司。竟將華陰縣丞辦罪。

說起匡衡字稚圭。東海承縣。

在今山東嶧縣西北里餘。

人家世皆爲農夫。惟有

匡衡自少好學。家中甚貧。匡衡日間作工。晚間讀書。卻苦並無燈燭。不能見字。匡衡因見鄰家夜有燭光。但被土壁隔絕。不能照見。於是想得一法。就土壁上鑿成一孔。透出燭光。每夜將書就壁孔上映光讀之。後年已長成。又苦隣近書少。未得徧讀。聞說邑中有

個富家。姓文。名不識。家中藏書極富。匡衡便託人介紹。到其家中作工。主人給與工錢。匡衡辭謝不受。主人覺得奇怪。便問其故。匡衡說是但願徧讀主人之書。主人感歎。遂將書借之。匡衡既多讀書。竟成大儒。尤善說詩。一時儒生爲之語道。

無說詩。匡鼎

鼎也。鼎正也。

來。匡說詩。解人頤。

匡衡學問既好。名譽日高。得補平原文學。一時儒生皆仰其名。多上書薦之。宣帝使蕭望之梁丘賀問以經義。二人回奏。匡衡經學精通。宣帝不甚任用儒生。仍命匡衡歸官。元帝時爲太子。見匡衡所對甚喜。及元帝卽位。史高與蕭望之爭權。彼此結怨。長安令楊興因勸史高保薦匡衡。元帝用爲博士給事中。擢太子少傅。匡衡既由史高引進。又畏石顯之勢。此次貢禹拜爲御史大夫。本得力於石顯。兼之朱雲乃蕭望之門生。素爲石顯等所畏惡。匡衡熱心



仕宦。便藉此討好石顯。幸而朱雲事前並未預聞此事。故得免禍。朱雲因見朋友因他受罪。心中十分難過。又知自己爲權貴所忌。無由進身。卻也並不介意。誰知復有人在元帝前保奏。元帝下詔召之。只因當日講易經者本有數家。宣帝時梁丘賀講易盛行。一時五鹿充宗曾從梁丘賀學易。依附石顯。遂得貴幸。元帝亦喜其說。因欲參考各家學說。分別其異同之處。乃命充宗與講易諸家各依師說彼此辯論。定其優劣。充宗奉命便告知諸儒生。約期會集一處。諸儒生聞知此事。心中暗想五鹿充宗平日倚著權勢。日中無人。加以恃其口才。強詞奪理。我今若與辯論。勝了他並無好處。反招其怨。若屈服於他。豈非辱沒師說。不如謝絕不去。於是託言有病。紛紛辭謝不往。充宗只得據實奏聞。元帝聞言。不解其故。反以爲諸儒學問不及充宗。所以不敢到會。適有一人知得諸儒

生之意。心想惟有朱雲博學敢言。定然勝得充宗。因此出頭保奏。朱雲聞召。問知詳情。心中暗想。五鹿充宗依附宦官。揚揚得意。我正深惡其人。如今藉著講經。將他挫折一番。替一班儒生出此惡氣。也覺痛快。於是欣然奉命。整頓衣冠。隨著使者到了講堂。朱雲攝衣上堂。隨後五鹿充宗也到。二人相見已畢。各就坐席。五鹿充宗素與朱雲未曾相識。如今初次見面。覺得朱雲體態軒昂。聲音洪亮。雖然平日倚貴凌人。到此也覺有些懼色。到了開口辯論。朱雲三番兩次竟將充宗駁倒。充宗無言可答。垂頭喪氣而去。一班儒生聞知此事。俱各稱快。遂替他編成二句俗語道。

五鹿嶽嶽。朱雲折其角。

元帝見朱雲駁倒五鹿充宗。遂拜爲博士。未幾調爲杜陵縣令。因故縱亡命被赦免官。後又被舉方正爲槐里縣令。朱雲與陳咸本

來相得。此時陳咸已由左曹擢爲御史中丞。年少氣盛。不肯阿附石顯。屢次指摘其短。因此二人更加親密。聯爲一氣。朱雲因見石顯弄權。朝政日非。都由丞相韋玄成無用所致。因屢上疏劾奏玄成怯懦無能。容身保位。此奏皆爲石顯所見。置之不理。玄成聞知。由此深怨朱雲。欲圖報復。過了一時。恰值朱雲在槐里縣任。因事殺人。有司疑其枉殺。奏上朝廷。元帝因向丞相韋玄成問以朱雲平日治行如何。玄成被問便極言朱雲爲政暴虐。並無善狀。卻好陳咸在旁聞知。連忙寫成一書報與朱雲。朱雲便託陳咸替他擬成奏稿。辯白自己冤枉。並請將此案發交御史中丞查辦。此奏既上。五鹿充宗見了。心想御史中丞便是陳咸。陳咸素與朱雲交好。若將此案交他查辦。必替朱雲洗刷。豈非墜他計中。我今須是發交丞相查辦。丞相是他仇人。自然將他從重處治。也可雪我從前

講經被辱之恥。充宗想罷。遂告知石顯。逕將此案批交丞相查辦。韋玄成奉了批示。便遣屬吏查辦。不久回奏。遂坐實朱雲無辜殺人之罪。朱雲聞報。急逃入長安。來與陳咸商議自救之策。卻被韋玄成遣人祕密打聽。備悉二人前後密謀。又知陳咸爲石顯所恨。遂上書劾奏御史中丞陳咸。乃宿衛執法之臣。幸得進見。竟敢漏洩禁中言語。私告朱雲。並代擬奏稿。欲求發交自己查辦。後又明知朱雲本是亡命罪人。擅與交通。以致有司往捕朱雲不得。元帝見奏。遂命將陳咸朱雲發交廷尉。下獄辦罪。廷尉奉命遣了吏役往拏二人。二人事前未曾得知。竟被捉獲下獄。陳咸朱雲入獄之後。屢經廷尉提訊。按照當日法律。朱雲枉殺人。民縱使是實。尙可不至死罪。惟有陳咸漏洩禁中言語。又兼交通亡命。論起罪名。應處死刑。陳咸自知所犯甚重。每當廷尉審問。不

敢據實供出廷尉見問不出口供便命用刑責打陳咸本是三公之子。自少嬌養已慣。如何受得起刑罰。卻虧他生性倔強。一連經了數次拷問。弄得死去活來。只是不肯承認。廷尉無法。只得將陳咸下在獄中。此時陳咸受傷已重。奄奄一息。家中妻子賄買獄卒入內看視。見此情形。自然痛哭。雖然罪名未定。眼看得不久便成爲獄中之鬼。

陳咸在獄。杖瘡發作。痛楚呻吟。坐臥不安。又無人前來慰問。靜極生動。不覺心緒如潮。想起平日結交許多朋友。意氣相投。何等關切。如今被囚獄中。竟無一人前來看視。想因見我所犯甚重。恐怕株連。以此絕迹。可見患難之交。古今能有幾人。陳咸想到此處。萬念都灰。一心唯有待死。一日正在昏暈之際。忽聽獄卒報說。家中請有醫生。前來診視。陳咸便命喚入。少頃其人走進。陳咸舉目一

觀。覺得面貌甚熟。等到其人行近。陳咸定睛細看。原來不是別人。正是平日好友朱博。此時陳咸又驚又喜。正欲開言動問。朱博見獄卒在旁。連忙搖手示意。假作診病情形。直待獄卒退去。朱博方始開言。備問犯罪始末。陳咸一一直告。又問朱博何來。朱博便也將自己情形。敘述一徧。

朱博字子元。杜陵人。家貧少爲亭長。專好結交少年。遇事敢爲。及年稍長。又喜與一般名士儒生往來。入爲京兆府督郵。辦事稱職。如今聞說陳咸下獄。不覺喫驚。立卽辭去吏職。私入廷尉府中。探問消息。知得陳咸罪名重大。心中更爲擔憂。意欲設法營救。又苦案情不能明白。無從下手。必須問明陳咸。再作打算。但自己無故入獄。恐被他人察知。將來不便出頭救助。於是假作醫生入獄。旣將案情問明。朱博遂想得一計。密告陳咸。陳咸點頭依允。朱博又

安慰陳咸數語。辭別出獄。陳咸見朱博因他辭職。十分出力。心中也覺感激。

過了數日。廷尉又弔出陳咸審問。陳咸便依著朱博言語。備陳冤枉。並引一人爲證。廷尉見說。遂問明其人姓名住址。立遣吏役往傳。吏役奉命到了朱博家中。朱博自從出獄。卽行改變姓名。預備替陳咸作個證人。今聞傳喚。便隨吏役到廷。廷尉問起情由。朱博力證陳咸並無其事。廷尉不信。又將朱博拷打。朱博忍痛。矢口不移。廷尉見陳咸犯罪有據。但不能取得口供。且又有人爲他作證。不能按律辦罪。只得從輕發落。減死一等。與朱雲一同判決。處以城旦之刑。陳咸全虧朱博得免死罪。讀者須知陳咸熱心爲友。以致犯罪。其結果也得友人之力。可謂報應不爽。欲知以後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十二回 明易數京房亡身 發屯兵陳湯矯詔

話說當日陳咸朱雲下獄被刑。髡爲城旦。同時又有魏郡太守京房亦因反對石顯五鹿充宗被殺。京房字君明。頓丘今直隸清豐縣西南人。少從梁人焦延壽學易。焦延壽字贛。家貧好學。梁王愛其勤讀。供給學費。使之專心學問。後爲郡吏。補小黃縣令。延壽精於卜筮。能預知一切事。因此盜賊不敢發作。地方安靜。有司考核成績。應行升任。縣中三老及屬官向宣帝上書。請留延壽。宣帝准奏。下詔加俸留任。後延壽竟終於任。京房得延壽傳授。尤精於推測災變。元帝初元四年。被舉孝廉。入爲郎官。及至永光建昭之間。連年日蝕。或色青無光。陰霧不明。京房屢次上書。預言其事。不到一年或數月。其言皆驗。因此甚得元帝寵信。屢蒙召見問事。京房因見石顯與五鹿充宗專權亂政。心中甚惡其人。五鹿充宗本與京房同鄉。



又同學易經。但五鹿充宗師事梁丘賀。京房師事焦延壽。彼此學說不同。每遇講經之時。二人互相辯駁。因此結下仇隙。京房便欲尋個機會。進說元帝。使人驅逐石顯諸人。但因未得其便。不敢開口。

一日元帝在宮無事。又召京房入見。京房與元帝談論良久。因見左右無人。正好乘機進說。卻又不敢直言道破。遂設詞問道。周代幽王厲王。身亡國危。不知所任用者。乃是何等之人。元帝答道。都由人君不明。故所用皆是巧佞之輩。京房道。幽厲明知其爲巧佞而復用之。到底以爲賢人而後用之。元帝道。都緣看作賢人。所以用之。京房道。然則如今何以知其不賢。元帝道。因見其時國亂。君危。是以知之。京房道。由此觀之。任用賢人。天下必治。任用不肖。天下必亂。原屬自然之道。幽厲何不覺寤。別求賢人。何故專任不肖。

以致如此。元帝道亂世之君。各以其臣爲賢。使皆能覺寤。天下那有危亡之君。京房道齊桓與秦二世也。曾聞知幽厲之事。加以譏笑。然自己乃任用豎刁趙高。天下大亂。何不以幽厲爲戒。而自行覺寤乎。元帝道惟有道之君。方能察往知來。此外何能見及。京房與元帝問答。一步緊過一步。漸漸引到本題。便如箭在弦上。不得不發。京房卻不慌不忙。免冠叩首說道。春秋一書。備記二百四十二年之間。種種災異。所以垂戒萬世之人君。今陛下自卽位以來。日月失明。星辰逆行。山崩泉湧。地震石墜。夏寒冬煖。春枯秋榮。水旱螟蟲。瘟疫盜賊。饑民滿路。罪囚塞獄。春秋所記災異。無不具備。陛下試看今日天下。是治是亂。元帝道亦極亂耳。更有何言。京房道現在所任用者。係何等人。元帝沈吟道。吾意現在當事之人。似較勝於前所言者。且種種災異。原與此人無關。京房道前世

之君。其意亦皆以爲如此。臣恐後人之視今日。亦如今日之視前世也。元帝聽說默然良久。方始說道。今日爲亂之人。到底是誰。京房見問。遂答道。陛下聖明。應自知得。元帝道。我實不知。如已知之。何爲復用。京房本意。是指石顯。卻又不敢明言。但說道。陛下平日最所親信。與之祕密計議者。卽是其人。元帝聞言。也知京房是說石顯。便對京房道。我已曉得。京房只得退出。讀者試想。京房費盡口舌。反覆譬喻。也可謂深切著明。誰知元帝終覺得石顯爲人甚好。京房所言。未必可信。因此不卽聽從。其結果。京房未能除得石顯。反爲石顯所算。說起原因。雖是元帝不明大半也。由京房自取。先是淮陽王劉欽之舅張博。曾從京房學易。後遂將女嫁與京房。張博生性奢華。浪費無度。雖時得劉欽賞賜。心中尙覺不足。便想設法騙取劉欽財物。供其揮霍。當日元帝多

病下詔令諸王不必來朝。張博因想得一法。寄書劉欽。說是方今朝無賢臣。災變屢見。可爲寒心。天下人民皆仰望大王。大王奈何不求入朝。輔助主上。劉欽見書。不聽其言。張博又使其弟張光屢勸劉欽。劉欽被勸多次。不免意動。張光遂遣人告知張博。張博因見女壻京房得寵元帝。時蒙召見。京房又常向張博備述召對言語。並言自己被石顯五鹿充宗離間。以致所言不用。張博聽了。記在心中。如今便將京房所說災異及與元帝密語。一一抄錄。寄與劉欽。作爲憑證。又假說已面見中書令石君。託其爲王求朝。許送黃金五百斤。劉欽不知是假。竟將黃金五百斤給與張博。張博騙得金錢到手。十分快樂。誰知卻被旁人探得此事。便來報知石顯。石顯與五鹿充宗。自見京房深得元帝寵幸。十分忌嫉。正想設計害之一時。聞知此事。心中暗喜。但因京房常在元帝左右。不敢舉

發。因向元帝建議。請試用京房爲郡守。建昭二年二月元帝乃拜京房爲魏郡太守。京房自知平日在朝議論多觸大臣之忌。又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。不欲遠離左右。今被拜爲太守。心中憂懼。於路連上二書。請求還朝。石顯見京房已去。遂出頭告發京房與張博通謀。誹謗政治。歸惡天子。褒美諸侯。狡猾不道。元帝發交有司查辦。京房去未月餘。被召下獄。竟與張博兄弟三人同處死刑。劉欽幸得免議。尙有御史大夫鄭弘。素與京房交好。京房前見元帝所言幽厲之事。出外便告鄭弘。鄭弘與之私相議論。因此連坐免官。

京房本姓李氏。因其素精音律。推算音律。自定爲京氏。當京房從焦延壽學易時。延壽嘗言得吾道以亡身者。必是京生。至是其言果驗。又京房臨死時。對其弟子周敞道。吾死後四十日。客星當入

天市。此卽吾枉死之證也。後京房既死。其言亦驗。

讀者試思京房賈捐之等。雖與石顯結怨。然亦因自己作事不慎。致使石顯趁勢陷害。尙不足奇。更有建立大功如陳湯甘延壽。才能顯著如馮野王。皆因不附石顯。竟不得高位。元帝雖明知陳湯甘延壽之功而不能賞。深悉馮野王之賢而不能用。直如土人木偶。被石顯玩弄於股掌之上。何況一班朝臣。自然愈加畏懼。眼見賈京諸人。是個榜樣。誰敢更與反對。

卻說建昭三年。元帝拜甘延壽爲西域都護。騎都尉。陳湯爲副校

尉。甘延壽字君况。北地郁郅人。今甘肅慶陽縣治。少時善騎射。矯捷多力。

陳湯字子公。山陽瑕丘人。在今山東滋陽縣西。自幼喜讀書。博學通達。善於

作文。爲人沈勇多謀。家貧被薦爲郎官。鬱鬱不得志。屢求出使外國。冀立奇功。此次奉命與甘延壽同往西域。正遂其願。十分高興。

於是辭別朝廷。偕同甘延壽束裝就道。一路所過山川城邑。陳湯每登高遠望。觀察形勢。十分留意。說起西域自從鄭吉始爲都護。駐紮烏壘城。鎮撫諸國。一向相安。誰知到了此時。忽又發生事故。先是宣帝五鳳時。匈奴大亂。五單于爭立。呼韓邪單于爲郅支單于所敗。遣子入朝於漢。郅支單于聞知。亦遣其子入朝。宣帝一樣接待。後呼韓邪親身來朝。郅支單于聞知。以爲呼韓邪單于勢窮力竭。投降漢庭。必不能回到故處。便欲乘勢占領其地。偏遇宣帝發兵護送呼韓邪單于回國。郅支自知兵力不能抵抗。不如遷往西邊。與西域諸國聯合。乃起兵西破呼偁。在葱嶺北堅昆。在康居北丁零。在烏中孫三國。建都其地。心怨中國。但助呼韓邪。不肯助己。又倚著自己所住之地。與中國相隔甚遠。料想漢兵無如之何。因此每遇漢使到來。故意虐待。以洩其憤。

及元帝初元四年。郅支單于遣使來獻。請求送還其子。元帝遣衛司馬谷吉送之。谷吉送其子到後。郅支不但加禮待。反發怒。將谷吉並隨人一同殺死。漢廷見谷吉一去不回。疑是甌脫所殺。每值呼韓邪使者到來。嚴加責問。後來始知其誤。遣使送還呼韓邪侍子。并赦其罪。此時呼韓邪人衆漸多。足以自衛。又見郅支西去。故地空虛。其大臣遂勸呼韓邪北歸舊庭居住。匈奴人民聞知單于復回。多來歸附。國中稍定。

郅支既殺谷吉。自知得罪於漢。且聞呼韓邪日漸強盛。心恐其聯合漢兵。前來復仇。正想引衆投奔他處。忽報康居國王遣使到來。郅支喚入。問其來意。原來康居國當日屢被烏孫侵辱。心中不甘。欲與郅支合兵。攻取烏孫。因立郅支爲王。以報其仇。郅支聞言。正中其意。遂欣然率領部下。奔到康居國。康居國王聞說郅支單于



到了不敢怠慢。連忙迎入國中居住。十分尊敬。並將已女嫁與郅支。郅支也將已女許配康居王。原來康居王欲藉郅支威勢。逼脅諸國。郅支也就利用康居兵力。屢次攻擊烏孫。長驅直入。到了赤谷都城。殺擄人民。奪取牲畜而回。烏孫畏其勢盛。不敢追擊。反將人民移入內地。所有西邊一帶。隣近康居之地。空無人居。幾有千里之遠。

郅支單于生性素來高傲。自以爲身是匈奴大國之主。何等尊貴。自從投奔康居。已算十分委曲。如今屢勝烏孫。更覺驕縱。連康居王都不放在眼裏。有時發怒。竟將康居王女並朝中貴人以及人民任意殺害。或斬其手足。投入都賴。康居水名水中。總計前後被殺者不下數百人。康居王及國人敢怒而不敢言。只得聽之而已。郅支又不欲與康居王同城居住。遂就都賴水邊築城兩重。內爲土城。

外爲木城。發康居人民作工。每日五百人。直至二年。方始完工。郅支遂移入城中居住。又遣使分往大宛等國。責令按年進貢財物。大宛等畏其強暴。不敢不如言進奉。此時谷吉已死多年。漢廷方知是被郅支殺死。因三次遣使來到康居。向郅支求索谷吉尸骸。郅支又連將漢使侮辱。卻遣人對西域都護說是自己所住地方。困窮狹隘。情願投奔大漢。遣子入侍。在郅支意中以爲漢兵斷難遠來。故假作此言。以爲戲弄。當日陳湯旣到烏壘城。接任視事。見此情形。便與甘延壽商議道。夷狄畏服大種。乃其天性。西域諸國。一向服屬匈奴。今郅支單于威名遠布。常爲康居設計。意欲滅取烏孫大宛。若使得此二國之後。北攻伊列。西併安息。南吞月氏。不過數年。西域所有城郭諸國。皆可危矣。且其人強悍善戰。留之必爲後患。現在郅支單于居處。

離此雖遠。但他終是蠻夷。城郭不堅。弓弩不利。我今若盡起屯田兵卒。連合烏孫之衆。直指其城。彼欲去無處。欲守不能。不過旬月。便可取得郅支之首。此乃千載之功也。甘延壽聞言。也以爲然。便欲上奏朝廷。等候命下進兵。陳湯連忙阻住道。主上得奏。必交公卿會議。此等大事。非庸人所見得到。必然不肯聽從。豈不可惜。延壽見陳湯意欲不待奏請。先行起兵。覺得此舉責任重大。因此心中遲疑不決。陳湯本決意欲行此策。無奈自己不過是副校尉。遇事須由都護作主。甘延壽既不肯聽從。陳湯無法。只得暫時忍耐。也是天意欲使陳湯成此大功。自從二人商議之後。不過數日。甘延壽忽得一病。病勢頗重。延醫服藥。一時不能痊癒。甘延壽只得請假調治。便將一切公務。交與陳湯代理。

陳湯見延壽抱病。大權在握。正好趁此時實行己意。遂矯稱朝廷

有詔調發車師屯田士卒。並西域諸國兵隊。尅期齊集烏壘城。聽候調遣。及至各路兵馬到齊。延壽病亦漸愈。方始聞知其事。不覺大驚。連忙從牀上跳起。走出外邊。意欲阻止衆人。陳湯見事已行。又被延壽出頭干涉。不覺大怒。急上前攔住延壽。右手按著佩劍。厲聲喝延壽道。大衆都已聚集。豎子竟欲搖亂衆心耶。延壽被喝。暗想事已至此。一發不可復收。只得將錯就錯。依他行去。或可成功。於是依從陳湯之計。將召來軍隊分爲六隊。合計漢兵胡兵共有四萬餘人。別命三隊由南道進兵。越過蔥嶺。從大宛前往康居。甘延壽陳湯自領三隊人馬。由北道入赤谷。過烏孫。經康居界。行至闐池西。正值康居副王抱闐。率領馬兵數千。侵入烏孫。直至赤谷城東。擄殺大昆彌部下人民千餘。掠取牲畜無數。此時漢兵已過烏孫。抱闐得勝領兵回國。趕及漢兵。望見漢兵後隊運載許多。

糧食。抱闔貪心頓起。驅兵上前奪取。漢兵未及防備。被其搶去。軍糧頗多。早有人報知陳湯。陳湯聞信。急調胡兵回攻。兩下交戰。一陣。康居兵敗。陣亡四百餘人。又被漢兵奪回所擄烏孫人民物畜。陳湯將人民交還大昆彌。所得牲畜。留充軍中食品。陳湯既勝。抱闔引兵西行。入得康居界內。下令兵士。不准擄掠。遣人密喚康居貴人屠墨到來。陳湯用好言撫慰。與之結盟而去。原來屠墨素怨郅支。故陳湯與之交結。以弱其勢。陳湯於路又得康居貴人貝色子之子開牟。以爲鄉導。開牟亦怨郅支。備將郅支情形告與陳湯。陳湯因此盡知單于虛實。當日大軍一路長驅。將到郅支單于城。相距三十里地方。將營紮住。郅支單于聞信。心中大驚。便想逃走。未知以後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十三回

陳湯決策斬郅支

石顯進言阻奉世

話說郅支單于聞說漢兵到來。心中著實喫驚。暗想中國與我相隔萬餘里。路途遙遠。大兵何從得到。而且來得如此迅速。沿途並無阻滯。由此看來。必是康居君臣心中恨我。特地勾引漢兵到此。自己作個內應。意欲將我驅除。似此爲之奈何。郅支籌思半晌。覺得無法。自古道三十六計。走爲上計。便想趁著漢兵未曾圍城。先行逃走。於是收拾行裝。隨帶心腹人等。直奔出城。於路又探得烏孫等國皆起兵助漢。郅支愈加驚恐。自料此去回到匈奴。一路須由烏孫等國經過。他旣助漢攻我。我若前往。必然遭擒。豈非自投羅網。想來欲去無路。不如且回城中。再作打算。郅支遂卽傳令回兵入城。先遣使者前往漢營。詰問漢兵何故到此。過了半日。使者回報。說是漢將遣人答道。單于前日上書。自言情願歸漢。親身入朝。天子憐念單于棄去大國。屈在康居。特命都護領兵來迎單于。

妻子同到中國。因恐驚動左右。所以不敢便至城下。郅支聞言默然不語。心想漢兵明是來伐。卻託詞相迎。說得好聽。但他既如此說話。一時自不便與兵攻城。不如仍遣使者與他敷衍。看他舉動如何。再謀應付之策。

郅支定了主意。便又遣使前往漢營。甘延壽陳湯也遣使者前來報答。彼此使者往返數次。陳湯知得郅支勢窮。藉此爲緩兵之計。因對來使發言道。我等專爲單于。遠道跋涉。何等辛苦。誰知來了多日。並未見單于遣派名王貴人到來接洽。何以單于如此忽略。全無地主之禮。今我兵隊一路到此。人畜疲極。糧食將盡。深恐將來不能回國。務望單于與大臣等代爲籌畫。使者依言回報郅支。郅支聽說以爲是實。便想到漢兵遠來。所帶糧食自然有限。縱使前來攻城。也難持久。我今不如堅守此城。等候漢兵糧盡。必然退

攻。然後出兵追擊。可獲全勝。遂傳令兵士堅守外城。防備漢兵來。陳湯既對單于使者責他籌備供應。料得使者回報。郅支必信我兵食少。生了輕視之心。正好趁此進兵。到了次日。便下令拔寨前進。到了都賴水邊。離城僅有三里之地。紮下營盤。望見單于城上五色旌旗。臨風招展。兵士數百人。一律頂盔貫甲。排列城頭。再看城門下有步卒百餘人。夾著城門。排成陣勢。又有馬隊百餘人。在城下往來馳走。當日城上胡兵。一見漢兵到了。一齊招手道。快來廝殺。城下百餘胡騎。縱馬奔赴漢營。漢兵早張起強弩。指著胡騎。胡騎不敢近前。漸漸退回。甘延壽陳湯卽派遣兵馬。隨後追射。一直追至城下。舉眼看時。城下竟無一人。原來馬兵及步兵畏懼漢兵勢盛。紛紛退入城中。卽將城門關閉。甘延壽陳湯號令三





軍一聞鼓聲。直逼城下。諸將士得令。但聽得中軍鼓響。漢兵勢如潮湧。發一聲喊。將城圍住。四面攻打。說起單于城有兩重。外重乃是木城。甘延壽陳湯預備圍城之時。先將軍隊布

置刀牌隊在前。弓箭手在後。望著城樓上射去。箭如飛蝗。郅支單于聞漢兵來攻。親自披掛上城指揮。一見漢兵行近。也命放箭。更有閼氏數十人。隨同單于在側。幫助兵士放箭。兩下對射。一時郅支鼻上忽中一箭。左右閼氏也被漢兵射死數人。郅支受傷下城。騎著馬回到宮中。傳令宮人一概出外助戰。此時城樓上胡兵被漢兵射死頗多。大眾立腳不住。便都退下城來。卻從木城縫中張弓搭箭。往外射去。漢兵未曾隄防。也被射死多人。甘延壽陳湯便命軍士搬運柴草。架置城下。放火燒城。此時天色已晚。郅支見勢危急。便想突圍而走。趁著晚間。率領數百騎。悄悄開門走出。漢兵早已防他逃走。備齊強弓硬弩等候。一見城門開處。迎面萬弩齊發。前行胡兵死了多人。郅支見勢不佳。只得退回。

到了夜已過半。木城被火燒穿。漢兵一擁而入。胡兵全數退入土

城登城呼救。此時康居王聞郅支被圍。遣人萬餘來救。分爲十餘處。環繞四面。聞得胡兵呼救。也就大呼。幾次乘夜來衝漢營。都被漢兵擊退。直至天明。瞥見四面火起。漢營中鼓聲動地。喊殺連天。大隊人馬。內外夾攻。康居將士。抵敵不住。大敗而退。原來陳湯暗派軍隊抄出敵兵背後。舉火爲號。以此獲勝。甘延壽陳湯見郅支已無外援。便激勵將士。來攻內城。漢軍中人人眼見功在垂成。無不爭先恐後。冒著矢石。架起雲梯。奮勇登城。殺死守兵。大開城門。放進大軍。郅支單于率同男女百餘人。逃入宮中。漢兵隨後追進。郅支力戰而死。被軍候杜勳斬取首級。又在宮中搜得漢使節二柄。並谷吉所持詔書。以及金銀財帛等。分給將士。諸將士各將擒斬敵人數目前來報功。除斬取閼氏太子名王以下首級一千五百餘外。生擒胡人百四十餘人。投降者千餘人。盡數分給隨征十

五國軍隊。於是甘延壽陳湯上書報捷。請將郅支首級懸掛長安藁街。居此蠻夷多以示蠻夷。元帝發交公卿會議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被斬。各國皆知。可勿懸掛。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當懸十日。然後埋之。元帝依從許嘉王商之議。不久甘延壽陳湯押解郅支首級來到長安。元帝便命羣臣會議。加封二人官爵。

先是石顯曾欲將其姊嫁與甘延壽。甘延壽辭絕不允。因此忤了石顯之意。又有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。因二人不先奏聞。甚加反對。於是石顯匡衡建議。甘延壽陳湯擅行矯詔興兵。朝廷不加誅戮。已屬厚幸。若再封以爵邑。誠恐將來奉使之入。皆欲僥倖立功。生事蠻夷。此風不可長。元帝本意以爲甘延壽陳湯立此大功。必須加以封賞。今見石顯匡衡等不肯贊成。心中未免爲難。欲

待依議不封。終覺得埋沒二人功績。待要下詔加封。又不欲違背大臣之議。因此遲疑不決。此時劉更生免官家居。聞知此事。大爲不平。遂上書元帝。極言甘延壽陳湯之功。元帝見奏。乃下詔赦甘延壽陳湯矯詔之罪。令公卿議封。議者皆以爲應依照軍法捕斬單于之例。匡衡石顯說道。郅支已逃亡失國。竊號異域。不能算是眞單于。到得議定之後。奏聞元帝。元帝欲依安遠侯鄭吉故事。封以千戶。匡衡石顯又復力爭。元帝無法。只得下詔封甘延壽爲義成侯。陳湯爲關內侯。食邑各三百戶。加賜黃金百斤。告祭上帝宗廟。大赦天下。拜延壽爲長水校尉。陳湯爲射聲校尉。

讀者試想甘延壽陳湯立此大功。卻被石顯匡衡等挾嫌阻止。若非劉更生上書力爭。幾乎不得封賞。後來雖得封賞。未免過薄。已足令人不平。誰知當日在甘延壽陳湯之前。更有人所立之功也。

與二人一樣。事後竟未得分毫爵賞。到了此時。便也有杜欽出頭替他申說。

此人是誰。乃上黨潞縣人。姓馮。名奉世。字子明。宣帝時爲郎官。元康元年。宣帝因見西域諸國新服於漢。宣帝欲遣使護送大宛諸國使者回國。下詔公卿選擇可以出使之人。於是前將軍韓增舉薦馮奉世。宣帝拜爲衛候。使之持節前往。奉世奉命行至伊循城。善在鄯遇見都尉宋將告說莎車國人聯合隣國。殺死中國所立莎車王。萬年及使者奚充適值匈奴來攻車師。莎車人遣使揚言。北道諸國已屬匈奴。遂刼制南道諸國。與之結盟叛漢。因此鄯善以西道路隔絕不通。都護鄭吉與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。彼此不能相通。奉世乃與副使嚴昌計議道。今若不擊莎車。將來日加強盛。其勢難制。必致危及西域。遂決計以節通告諸國發兵。共計

一萬五千人。進攻莎車。破其城。莎車王自殺。傳送其首。長安西域各國。聞風歸服。奉世奏聞宣帝。宣帝甚喜。召見韓增。道賀將軍所薦得人。奉世既平莎車。解散各國兵隊。仍送使者到了大宛。大宛王倍加恭敬。並獻出好馬。名爲象龍。奉世回朝復命。宣帝大悅。下詔羣臣議封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。皆議請封爵。獨有少府蕭望之。說是奉世矯詔發兵。不宜加封。宣帝依從望之之議。但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。

及元帝卽位。奉世遷爲光祿勳。永光二年。隴西羌戎反叛。元帝奉世領兵討平之。以功拜左將軍。賜爵關內侯。過了年餘。奉世病死。死後二年。甘延壽陳湯因斬郅支單于。皆得封賞。杜欽素仰慕奉世品行才能。因想起奉世前功未賞。殊難令人心服。因也向元帝上書。備述奉世之功。高於延壽陳湯。請求追加封賞。元帝心想。

此係先帝時事。如今相去久遠。而且其人已死。不便重翻舊案。因此遂將杜欽所上之書閣起不理。

馮奉世生有九男四女。長男馮譚早卒。次男馮野王字君卿。累官隴西太守。入爲左馮翊。又奉世長女名媛。被選入宮。得幸元帝。生一子拜爲健仔。此時奉世官拜左將軍。野王爲左馮翊。父子並在朝廷。一時議者都說他二人具有材幹。應居此職。並非倚藉外戚之力。後奉世既死。野王嗣爵爲關內侯。擢大鴻臚。而馮健仔亦升爲昭儀。

先是建昭元年。元帝駕幸長楊宮。排列車馬大獵。獵罷又到虎圈觀看鬪獸。元帝升殿。隨帶後宮寵幸之人。如傅昭儀馮健仔等。皆在左右。並坐觀看。那虎圈中所養都是獅象虎豹熊羆等種種猛獸。各用鐵檻關閉。如今將他合在一處。那猛獸遇見異類。或是勢



均力敵的。便彼此相視。不敢輕動。或是兩不相下的。便張牙舞爪。鬪在一處。也有鬪勝的。自鳴得意。也有鬪敗的。垂尾逃走。但覺叫吼之聲。跳躑之狀。真是耳目應接不暇。一時殿上殿下之人。正在看得高興。出其不意。忽有一頭猛獸。從圈中躍出。奔向殿前。聳起上身。將前爪攀著殿邊欄檻。意欲上殿。殿上人等定睛一看。原來是個野熊。於是後宮如傅僖仔等見了。心驚膽戰。此時但顧自己是個野熊。於是後宮如傅僖仔等見了。心驚膽戰。此時但顧自己逃命。便一陣連扒帶跌。跑入後宮去了。只有馮僖仔一人。不慌不忙。卻挺身上前。當著那熊立住。元帝在御座上也覺驚慌。瞥見馮僖仔如此情形。不禁詫異。心中十分替他擔憂。卻好殿下兩旁武士。趕上前來。各持武器。將熊打死。馮僖仔竟安然無恙。後宮人等聞說熊已打死。方纔放心。一齊出外。元帝便喚馮僖仔近前問道。凡人見了猛獸。無不驚避。汝何故反走近前。馮僖仔對道。妾聞猛

獸得人便止。妾恐熊犯御座。情願以身當之。元帝聽了連聲嗟嘆。由此倍加敬重。升爲昭儀。說起昭儀位號。乃是元帝新創。位視丞相。爵比諸侯王。在皇后之下。

當日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皆爲公卿。有名於時。馮昭儀又得元帝寵愛。便有心要與之交結。以固自己勢力。一日石顯遂在元帝前保薦昭儀之兄馮遂。現爲謁者。爲人謹敕。宜侍帷幄。元帝依言召見馮遂。意欲命爲侍中。馮遂卽野王之弟。生性正直。平日最惡石顯。正想揭他罪惡。今蒙召見。便請元帝屏退左右。極言石顯專權自恣。元帝聞言大怒。便將馮遂罷爲郎官。事後石顯聞知馮遂對帝言語。十分憤恨。由此遂與馮氏有隙。

到了竟寧元年三月。御史大夫繁延壽卒。元帝下詔羣臣推舉。羣臣一律舉薦大鴻臚馮野王。行能第一。元帝見奏。又召石顯問之。

石顯便趁勢奏道。現在九卿之中。無有勝過野王者。但野王係屬昭儀胞兒。臣恐後世必以爲陛下偏寵後宮親屬。用爲三公。元帝見說。撫掌稱善道。我卻見不及此。於是遂拜太子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。下詔褒美馮野王一番。置之不用。野王聞知。嘆道。人皆因女得貴。我兄弟卻因女得賤。讀者須知。小人設計害人。不但說他不好。便極口說好。而其人不知不覺。已受其害。真是可怕。欲知以後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十四回

昭君遺恨嫁匈奴

史丹盡忠護太子

話說當日甘延壽陳湯既斬郅支單于。消息傳到匈奴。呼韓邪單于聞知。且喜且懼。喜的是郅支既滅。無人與之作對。便可穩據匈奴之地。懼的是漢威遠布。縱使強如郅支。難免誅戮。何況自己本是弱國。遂遣使向元帝上書道。臣常願謁見天子。徒因郅支尙在。

西方恐其聯絡康居來攻。所以未敢輕離本地。如今郅支既已伏誅。臣請願入朝謁見。元帝見奏批准。到了竟寧元年。呼韓邪單于來朝。元帝如前款待。惟所賜物件比前一律加倍。呼韓邪又向元帝自請。願爲漢女之壻。元帝許之。先是漢與匈奴和親。皆以宗室之女號稱公主嫁之。如今單于既已降漢。自不能比照往日成例。元帝遂想就後宮宮女。擇取未經御幸者。賜與單于。乃命左右將所畫宮女圖呈上。

原來元帝因後宮宮女過多。無暇自行選擇美醜。便召到長安有名畫工多人。令其將宮女容貌一一畫出。以便按圖選擇。當日長安畫工有杜陵人毛延壽。最長於畫人物。無論其人生得美醜老少。經他下筆。無不形容畢肖。又有安陵人陳敞。新豐人劉白龔。寬善畫牛馬飛鳥。惟畫人不及延壽。又有下杜人陽望。樊育。皆長於

設色。諸人奉命入宮。盡取宮人面目。便把他當作一樁好生意。要想藉此發財。因都向所畫之人。索取賄賂。一班宮女。何人不希望自己能被主上看中。蒙其寵幸。如今聞說畫工來畫容貌。也有自知生得醜陋。望畫工替他遮掩。更有容貌雖美。尙恐不中主上之意。要求畫工添上幾筆。變成個傾國傾城的佳人。到了此時。畫工一枝筆便能奪造化之權。真是揚之可使升天。抑之可使入地。高下在心。美醜隨意。可憐一班宮女。那敢不十分奉承買他歡喜。有錢的便從重送了一筆厚禮。無錢的也就賣釵釧典衣服。東挪西借。湊個成數。求他賞光。大約每人賄賂畫工。多者十萬。少者也有五萬。毛延壽等見了錢財。落得收受。便各按他生成容貌。添上幾分美色。但凡送有財物的宮人。畫出容貌。只有比原來加好的。斷無反醜的。毛延壽等只圖得錢。也不顧平日的聲名與那欺君的

大罪了。

誰知一班宮女之中。卻有一人。姓王名嬀。字昭君。乃南郡秭歸人。王穰之女。生得蘭心蕙質。玉貌花容。自從被選入宮。未得一見元帝。今聞畫工來畫容貌。又見許多宮女。紛紛用錢買囑。心中覺得好笑。又是好氣。他家中並非無錢。卻不肯隨同衆人破鈔。在昭君之意。一則覺得此種賄賂行爲。實爲可恥。二則但憑自己容貌。儘可取得主上寵愛。更無須畫工替他妝點。所以並不曾破費一文。讀者試想。昭君不肯賄賂畫工。原是他人品高處。而且自己本有十分容貌。既無庸畫工加工。自也不必報酬。但求毛延壽等照他本來面目畫去。元帝見了。萬無不召見之理。誰知一班畫工被衆宮女過於奉承。愈加驕傲。似乎此種賄賂。係屬自己應得的。偏是衆人皆有。昭君獨無。更觸其怒。以爲昭君有意破壞他的規例。若

使人人都學昭君。豈不白費辛苦。因此便將昭君容貌好處。一概湮沒。雖然眉目位置不能變更。但是風神不露。神氣毫無。把那活潑潑的王昭君。畫成如土塑木雕一般。所以元帝見了。毫不在意。此外儘有容貌不及昭君。只因畫工得了重賄。加意描寫。竟得元帝召入寵幸。昭君冷落深宮。不承恩寵。只有自嘆薄命而已。此次元帝因呼韓邪單于欲娶漢女。便命將畫圖呈進。心中也想選一稍有顏色之人。配與單于。於是將圖畫翻來翻去。末後提起御筆。點上昭君。只因畫圖上的昭君。雖然比真昭君相差甚遠。但卻比一般宮女尙覺稍勝。所以別人不選。單選到昭君身上。元帝何曾料到昭君是個絕色。當日選中之後。也不先召入宮一看。便命有司造成名冊。備齊嫁粧。選擇吉日。預備送與單于完婚。直到昭君臨去之日。元帝方纔召入。此時昭君靚妝麗服。更顯得十分

嫵媚容光動人。元帝舉目一看。不覺暗自喫驚。心想我後宮昭儀  
婕妤等。雖然生得美麗。卻都及此人。而且語言伶俐。舉動幽雅。  
如今送與匈奴。真是可惜。意欲將昭君留住。另換一人。無奈名冊  
都已造定。單于也早聞知。今若臨時更換。臣民必道我貪圖女色。  
失信外人。事已到此。只得由他去罷。元帝於是分付昭君數語。昭  
君謝恩。起去。

元帝見昭君已去。獨自尋思道。我宮中有此美人。何以一向不曾  
知得。都因我無暇逐人召見。信任一般畫工。未免失計。究竟絕代  
容華。終非畫手所能描寫。想罷。命左右再將畫圖呈進。元帝翻覆  
看了數遍。又將圖中平日曾經召幸之人。與昭君比較一番。忽然  
悟道。此必是畫工從中作弊。不覺怒從心起。下詔有司。將一班畫  
工。盡行下獄。交與廷尉澈究治罪。廷尉奉命。卽提到毛延壽等。嚴



刑審問。諸人熬刑不起。只得據實招出。廷尉定了死罪。一律推出斬首。並將各人家財抄沒入官。大約每人積聚家私。都有十餘萬。只因此一場風波。長安有名畫工。幾乎死絕。京雜記見西呼韓邪單于得娶中國美人王昭君。心中自然歡喜。遂上書元帝。請將上谷以西至敦煌一帶沿邊戍卒。一律罷去。由匈奴擔任保守。元帝見奏。發交公卿會議。朝臣大都贊成。惟有郎中侯霸熟悉邊事。力陳不可。元帝聽從其言。乃命車騎將軍許嘉面諭呼韓邪單于道。中國四方皆有關塞。不獨防備北方而已。且恐中國姦邪之人。私出塞外釀禍。故設塞以防之也。呼韓邪聞言謝道。臣愚不知大計。請將此議作罷。

呼韓邪單于帶了王昭君到了塞外。號爲寧胡閼氏。年餘王昭君生一男。名伊屠智牙斯。後爲右日逐王。及呼韓邪單于死。長子雕

陶莫臯嗣立。號復株累。若鞮單于。仍以昭君爲妻。生有二女。昭君竟老死匈奴中。說起邊地寒冷。草色皆黃。惟有昭君墓上草色獨青。時人因呼爲青塚。唐杜甫有詩詠王昭君道。

羣山萬壑赴荆門。生長明妃自有村。一去紫臺連朔漠。獨留青塚向黃昏。畫圖省識春風面。環珮空歸月夜魂。千載琵琶作胡語。分明怨恨曲中論。

昭君旣嫁胡人。自然當從胡禮。原不得據中國禮制。責他失節。但後人憐他美貌。遠嫁異域。因編成一曲譜入音樂。名昭君怨。好事者遂說昭君不從胡禮。服毒而死。見樂府真是可笑。閒言少敘。卻

說石顯自從得志專權。讒害忠良。援引奸黨。種種罪惡。書不勝書。當日也有京房馮遂等向元帝前揭奏其奸。元帝不但毫無覺察。而且倚任日專。說起來雖由元帝生性闇弱。不知分別賢否。其實

也因石顯具有一種手段。買結得元帝十分相信。所以一切忠言都不入耳。說起小人伎倆。也就可畏。

先是石顯自見事權在他掌握。深恐元帝聽信他人言語。起了疑心。索性賣個破綻。撩人出來告發。暗中卻先向元帝說明。愈顯得自己並無專擅。他人所告。都是不實。以後便可保無事。石顯定了主意。一日乘著無人之際。向元帝奏道。宮中需用物品。多向各官署調取。遇有晚間取物。回時稍遲。宮門早閉。不得入內。嗣後請准傳詔開門。元帝見說。點頭應允。過了數日。石顯便借著調取物件出宮。故意遲至夜深。方始回宮。望見宮門已閉。石顯便傳元帝詔命。開門入內。此事傳到外間。有人素恨石顯。如今得了把柄。便上書劾奏石顯。擅行矯詔。夜開宮門。元帝見奏。付之一笑。便將奏章交與石顯閱看。石顯看畢。正中其計。遂假作悲泣說道。陛下誤寵



小臣委託以事。羣臣無不嫉妒。爭欲害臣。諸如此類。不一而足。獨賴聖明洞鑒。幸免遭罪。臣實微賤。不能以身使萬衆稱快。願歸還樞機之職。得備後宮掃除之役。雖死亦無所恨。乞陛下

哀憐微命。准臣所請。曲賜保全。說罷連連叩首。淚流滿面。元帝見了。以爲所言是實。心中覺得不忍。於是從重安慰。勉勵一番。並厚加賞賜。總計石顯所得賞賜並賄賂。不下一萬萬。

元帝既信石顯。委以政事。終日在宮養病。無事時便以音樂消遣。元帝爲人多材藝。善寫隸書。能彈琴瑟。吹洞簫。自譜歌曲。作爲新聲。有時命左右取鞞鼓。擊馬之鼓所置殿下。元帝自臨軒檻之上。兩手親取銅丸。接連擲向鼓上。每擲必中。逢逢有聲。其音節儼如人擊急鼓。絲毫不亂。後宮及左右近臣知音之人。皆不能學。惟有次子定陶王劉康。乃傅昭儀所生。自少便通音樂。也能學得元帝此種本事。因此元帝常稱其材。時有史丹在旁。見元帝稱贊定陶王。急進說道。大凡所稱爲材能者。在於聰敏好學。如皇太子是也。若以吹彈歌唱爲能。是陳惠李微高過匡衡。可以拜爲宰相。元帝聽了。

也覺好笑。

陳惠李徵乃當日黃門鼓吹善於音樂

讀者須知史丹此言並非無因。乃出於防止廢立之意。說起皇太子子驚。幼爲宣帝所愛。及年長成。喜讀經書。爲人寬博謹慎。其始居住桂宮。一日元帝在未央宮。忽有要事命左右急召太子到來。太子聞命連忙坐車前來。誰知行出龍樓。卻遇馳道。阻住面前。不敢橫穿而過。於是繞道而行。至直城門。方得度過。由作室門入宮。元帝盼望太子等候許久。方見到來。便問其何故遲延。太子只得將實情具奏。元帝聽了大悅。遂下令以後許太子越過馳道。元帝當日心中也就甚愛太子。誰知後來太子貪酒好色。終日在宮作樂。漸漸失愛於帝。又值傅昭儀有寵。其子定陶王才幹又像元帝。元帝因有意欲立定陶王爲太子。史丹乃史高之子。奉命監護太子。知得元帝意思。因此乘機進諫。

到了建昭四年。中山哀王劉竟病死。劉竟乃元帝少弟。因年幼尙在長安。未及就國。太子聞信。前往作弔。元帝正在悲哭。望見太子到來。想起中山王一向與太子同居同學。愈加傷心。及太子行至近前。元帝留心看他。顏色不甚悲哀。不覺心中憤怒。卻不言語。太子去後。元帝便召史丹到來。告訴太子適纔情形。因說道。似此爲人心不慈仁。豈可使奉承宗廟。爲民父母。史丹聽了。暗喫一驚。心想我若不替太子彌縫。必有廢立之事。一時心急智生。連忙免冠叩頭道。是臣見陛下悲痛中山王。恐傷聖體。預先囑付太子進見時。勿得涕泣。觸動陛下。罪實在臣。臣當萬死。元帝素信史丹之語。方始平了怒氣。

及竟寧元年。元帝病重。王皇后與太子驚少得進見。惟有傅昭儀定陶王常在左右。元帝病勢日加。意中忽忽不平。時常召到尙書。

問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。皇后太子與后兄王鳳皆憂懼無以爲計。史丹因係親密之人。得在元帝左右侍疾。見元帝又有廢立之意。心想此時我若不言。更無他人進諫。卻又礙著傅昭儀與定陶王在傍。不便發言。留心等到元帝獨臥之時。史丹一直走進臥房。當日皇帝臥房近牀一帶。用青色畫在地上。因名爲青蒲。惟有皇后方能走上青蒲。他人不得到此。史丹欲與元帝密語。此時也顧不得犯禁。便伏在青蒲之上。叩首涕泣說道。皇太子位居嫡長。册立已十餘年。天下莫不歸心。今定陶王得寵。道路流言。太子有動搖之說。果有此事。公卿必然力爭。臣請先行賜死。元帝見史丹言語激切。大爲感動。因嘆道。吾病日重。太子兩王均尙幼小。意甚戀戀。並無此議。且皇后素來謹慎。先帝又愛太子。吾豈可違背。汝何從聞得此語。史丹聽說。連忙退下數步。叩首答道。愚臣妄有所



聞該得死罪。元帝遂對史丹道：我恐將不起。汝可善輔導太子。勿違我意。史丹歛歔，起立退出。只因史丹數言，太子竟得保全。未知以後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五回 成帝即位黜宦豎 王尊捨命護金隄

話說竟寧元年夏五月，元帝病重，駕崩於未央宮。帝年二十六，卽位在位十六年，改元四次。初元五，永光一，建昭五，竟寧一。壽四十二歲，葬於渭陵。太子驚卽位，是爲成帝。尊王皇后爲皇太后，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，領尙書事。與后父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一同輔政。許嘉乃許廣漢弟，許延壽之子。廣漢身死無子，元帝使許嘉爲廣漢後嗣，爵平恩侯。元帝追念其母許皇后，在位日淺，卻遭霍氏毒死。故特選許嘉之女爲太子妃。初入宮時，元帝使中常侍黃門送往太子處。及諸人回來覆命，備言太子見了許妃歡悅情形。元帝大

喜對左右道。汝可斟酒賀我。許妃生性聰慧。甚得太子寵愛。曾生一男不育。至是立爲皇后。成帝又感史丹擁護之力。拜爲衛尉。擢右將軍。賜爵關內侯。

古語道。一朝天子一朝臣。自從成帝卽位。委任王鳳。王鳳是個性喜攬權之人。不比史高等。但仰宦官鼻息。當日成帝正在居喪。一切政事皆由王鳳主意。到了此時。石顯也就一籌莫展。王鳳久知石顯之奸。遂奏請成帝罷去中書宦官。以石顯爲長信中太僕。石顯既離中書。毫無權柄。比起昔日勢燄。真是一落千丈了。

過了一年。成帝下詔改元爲建始元年。先是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。當元帝時。心畏石顯。遇事不敢違忤。今見石顯失勢。二人遂聯名上書。劾奏石顯。追列種種罪惡。並其黨與姓名。成帝下詔將石顯免爲庶人。與妻子等移歸濟南故里。其黨牟梁陳順皆免官。

少府五鹿充宗貶爲玄菟太守。御史中丞伊嘉貶爲雁門都尉。一時人心無不稱快。長安爲之謠道。

伊徙雁。鹿徙菟。去牢與陳實無價。

讀者試想石顯自少受了宮刑。如何卻有妻子。原來古代宦官得勢。往往逼取良家子女爲他妻子。或有無恥之徒。自願將子女獻媚。此種惡習。在前漢時便已有之。論起石顯平日罪惡。理應處以極刑。只因成帝前爲太子。幾乎被廢。石顯也曾出力保護。以此從寬發落。石顯失了官職。帶同妻子起程。心中憂悶。飲食不進。行到半路。得病而死。也算是便宜他了。

匡衡張譚見石顯被他劾奏免官。正在得意。誰知旁邊惱了一個直臣。此人姓王名尊。現官司隸校尉。當日見此情形。卽上書劾奏匡衡張譚。身爲三公。明知石顯專權亂政。擅作威福。何不卽時劾

奏明正刑罰。乃反阿諛曲從。附下罔上。直到石顯失勢。匡衡張譚方始舉奏。不自陳述不忠之罪。反揚先帝用人之過。失大臣體。罪皆不道。此書既上。成帝因初次卽位。不欲傷大臣體面。下詔勿問。匡衡聞知。心中慚懼。乃上書謝罪。並稱病乞骸骨。上還丞相樂安侯印綬。成帝溫語慰留。賜以牛酒。明知王尊所奏甚是。但爲優待大臣起見。遂命御史丞劾奏王尊飾成小過。汙辱宰相。貶爲高陵令。匡衡方始照舊視事。

王尊字子贛。乃涿郡高陽卽今直隸高陽縣人。幼時喪父。依伯叔養活。家

中甚貧。伯叔使之牧羊。王尊偷閒讀書。年十三得爲郡中小吏。後漸長成。給事太守府中。太守問以詔書所列應行之事。王尊一一詳對。太守甚奇其才。補爲書佐。後被舉直言爲虢縣令。擢安定太守。王尊到官之後。查得屬吏五官掾張輔貪贓不法。卽命將張輔



下獄究治。張輔  
 遂死獄中。抄沒  
 贓物不下百萬。  
 此外郡中豪彊  
 之家亦多坐罪。  
 郡中小人畏其  
 嚴厲。上書告尊  
 殘賊。尊坐此免  
 官。後復爲益州  
 刺史。一日出巡  
 所屬。到了邛郯  
 山。

山。榮山經名縣在四川

此山極其險峻。有九折阪。車馬往來不易。王尊坐在車中。忽然記起一事。因問屬吏道。此卽王陽所畏之地否。原來王陽卽王吉字陽。世字曾爲益州刺史。行過此處。見其危險。因嘆道。我承先人遺體。何苦屢過險地。於是不久告病而去。王尊聞知此事。故向屬吏動問。屬吏便答道。是王尊聽了暗笑。王陽畏怯。卽喝令御者驅馬速行而過。後人因稱王陽爲孝子。王尊爲忠臣。

王尊在益州二年。蠻夷歸附。升爲東平相。說起東平王劉宇。乃宣帝之子。母爲公孫健仔。元帝卽位。劉宇就國。奉公孫健仔爲東平太后。劉宇年少驕奢。屢次犯法。元帝因是至親。不忍治罪。但將傅相互官。又見王尊辦事強幹。故拜爲相。王尊到任。訪知劉宇平日往往微行出入。與后姬家往來。王尊乃召到廳長。囑付道。大王出門。須要備齊車駕。隨從官屬。方合體制。自今以後。大王若但令汝

駕著小車出外。汝可叩頭諫阻。說是奉有相命。不得復如從前。廐長依言退去。劉宇由此不得出外微行。心中甚覺不悅。

一日王尊復入見劉宇。劉宇請其登堂。王尊便對劉宇道。尊此來人皆弔尊。因尊不容於朝廷。故見命爲王之相。曾聞天下皆言王勇。由今觀之。王特恃貴而已。安得稱勇。惟如尊者乃爲勇耳。劉宇爲人本來暴戾。今被王尊當面搶白。不覺無明火起。顏色大變。兩眼狠狠的看著王尊。意欲將他打殺。但是未有題目。不便發作。忽然想得一計。假作好言對王尊道。請看相君佩刀。王尊已覺劉宇之意不善。早有防備。不墜其計。但將手舉起。露出腋下佩刀。對著傍邊侍郎說道。汝可走到近前。拔出佩刀。與王觀看。又直對劉宇說道。王意欲誣相以拔刀向王之罪耶。劉宇被王尊說破。自覺羞慚。又兼久聞王尊威名。不覺自然屈服。遂命左右排起筵席。自與

王尊相對飲酒。極其歡樂。

王尊設法收服劉宇。使他不致如前放肆。原是好處。誰知卻被劉宇之母東平太后公孫氏聞知此事。反替其子抱屈。卽上書元帝。說是王尊爲人倨慢。不盡臣節。元帝依奏。便將王尊免官。至是大將軍王鳳素知其能。奏補軍中司馬。擢爲司隸校尉。又因劾奏匡衡張譚被貶爲高陵縣令。到官數月。因病辭職。

王尊辭職歸里。不久又被任用。先是終南山有一賊首備宗。聚衆數百人。盤踞山林。四出打家劫舍。搶掠行人。爲害地方。成帝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。帶領兵隊千人。前往剿捕。費年餘之力。無法擒治。賊勢愈橫。甚至長安城門亦加戒嚴。京兆尹王昌甄遵因此連被貶官。時鄭寬中爲關內侯。見此情形。便對王鳳說道。終南山近在輦轂之下。盜賊橫行。發兵討之。不能取勝。未免爲四夷所



笑。爲今之計。惟有選擇賢京兆尹。方可平定。遂向王鳳保薦王尊。可以勝任。王鳳依言。先召王尊到來。問以捕盜之策。王尊一一對答。王鳳乃保薦王尊爲諫大夫。署京兆都尉。行京兆尹事。王尊到任。不過月餘。盜賊一概肅清。建始四年。成帝遂拜王尊爲京兆尹。當日長安城中豪家大俠。不計其數。中有萬章最爲著名。萬章字子夏。居長安城西柳市。時人因號稱城西萬子夏。曾爲京兆尹門下督。與石顯交好。因藉石顯權力。交遊愈盛。一日偶隨京兆尹到了殿中。一時列侯侍中等一見萬章。皆近前與之爲禮。卻無人與京兆尹言語。萬章心中恐懼。連忙退避一邊。及石顯免官回里。家財甚多。所有牀席器具粗重之物。值錢數百萬。因其不便攜帶。盡數贈與萬章。萬章不受。旁人請問其故。萬章歎道。吾以布衣見愛於石君。今石君家破。吾力不能救。豈可反貪其財物。聞者盡皆歎

服。此外又有東市賈萬。賣箭張回。賣酒趙放。及杜陵人楊章等。亦皆藏匿亡命。結客報仇。武斷鄉曲。歷任京兆尹。雖聞其名。不敢究辦。到了王尊任內。竟將諸人一律捕拿到官。審訊定罪。盡皆伏誅。由此地方安靜。吏民悅服。

王尊在任三年。卻被御史大夫張忠劾奏免官。人民聞信。無不稱惜。湖縣三老公乘興上書。爲王尊辯白。成帝見書。遂又拜王尊爲徐州刺史。未幾擢東郡太守。王尊在東郡數年。地方無事。一日忽報河水大漲。金隄甚危。王尊聽了大驚。急往察看。原來東郡地近黃河。當武帝時。河決瓠子。連年不塞。各地皆受水害。後武帝車駕親臨。始將決口填塞。其附近一帶之隄。名爲金隄。意取堅固如金。此隄關係甚大。若有毀壞。不但東郡一郡成爲澤國。且連吳楚諸郡國都要遭災。當日王尊聞信。趕往河上。遠遠已聽得河流之聲。

如雷鳴鼓響。沸天震地。及至近旁一望。但見一片汪洋。水勢迅急。波浪如山。向隄撼來。隄身爲之動搖。平時金隄高出水面數丈。如今不過七八尺。那河流繼長增高。約計不消一二日。便要漫過隄面。縱使水不加長。而隄被水齧。其力甚猛。一旦崩壞。十餘郡人民。都將化爲魚鼈。真是危險異常。因此衆人見了。無不心寒膽戰。王尊見勢已危急。此時也無別法。便拚著一死。絲毫不懼。分付屬吏備了白馬。拋入水中。致祭河伯。又命巫作成祝文。說是太守情願以身填塞金隄。保全一方生命。王尊親執圭璧。向河禱告一番。焚了祝文。便令左右就隄上搭起廬帳。自己在內住宿。不再回署。此時隨來官吏並隣近居民圍觀者。不下數千人。見太守身當水衝。誓與隄共存亡。人人無不感動。一齊跪下叩頭。請求王尊回去。王尊只是不肯。衆人也就不忍走開。將他團團圍住。看看水勢愈

長愈高。離隄面不過三尺。沿隄土石。被水衝擊。漸漸剝落。眼見得隄身不保。衆人也顧不得太守。各自奔走逃生。頃刻之間。一闕散盡。惟有主簿一人。守住王尊啼泣。王尊一心待死。凝立不動。正在死生頃刻之際。說也奇怪。那波浪到了隄邊。似乎有物阻住。仍舊退回。水勢亦不加長。衆人聞隄身未壞。也就陸續回來。王尊便命大衆將隄身受損之處。加工搶護。過一二日。河水稍退。金隄竟得保全。於是吏民人等皆心服王尊之忠誠義烈。白馬三老朱英等。遂將此事奏聞成帝。成帝發下有司。查明確係實情。乃下詔褒美王尊。加秩中二千石。並賜黃金二十斤。後王尊病終任所。吏民爲之立祠祭祀。清謝啟昆有詩詠王尊道。

抑弱扶強令尉呵。引經造獄律無訛。洪流萬丈填隄立。峻坂千尋叱馭過。大節不爲臨險動。當官大抵惜身多。忠臣孝子原無

二。未許雷門相鼠歌。

當日王尊劾奏匡衡。雖被貶官。一時輿論皆稱其能盡職。匡衡聞知。暗自慚愧。每遇災變。便上書告退。成帝屢加慰留。匡衡也捨不得高官厚祿。照舊供職。到了建始三年。匡衡之子匡昌官爲越騎校尉。忽因酒醉殺人。被拏下獄。其弟密與越騎屬下吏卒謀。欲劫獄救出匡昌。事尙未行。卻被有司發覺。奏聞成帝。匡衡得信大驚。連忙免冠跣足。入宮謝罪。成帝傳諭著上冠履。匡衡方幸自己可保無事。誰知一波未平。一波復起。偏又被司隸校尉與廷尉劾奏匡衡食邑安樂鄉。多占四百頃地。算是監守自盜。罪該不道。成帝下詔勿治。但收回丞相安樂侯印綬。免匡衡爲庶人。漢時丞相免爲庶人者。自匡衡一人爲始。匡衡旣已免官。成帝遂拜王商此王商另爲丞相。未知以後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是風一之人弟非

爲丞相。未知以後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王商另

## 第一百六十六回 關訛言王商拜相 寵外戚五侯受封

話說王商字子威。乃宣帝母舅王武之子。少嗣父爵爲樂昌侯。居喪盡禮。並將家中財物。盡數分與異母兄弟。由此名聞一時。大臣共相推薦。元帝時官至右將軍光祿大夫。成帝爲太子。幾乎被廢。王商出力保護。成帝甚加敬重。卽位之後。移爲左將軍。王商爲人質樸厚重。守正不阿。因見大將軍王鳳並無才能。自秉國政。但知攬權據勢。作事驕僭。心中甚屬不平。往往露於辭色。王鳳也知王商之意。由此二人結下嫌隙。

成帝旣拜王鳳爲大將軍。又封太后同母弟王崇爲安成侯。食邑萬戶。庶弟王譚。王商。王立。王根。王逢時。皆賜爵關內侯。是時天上忽降黃霧。塞滿四方。終日不散。成帝下詔徧問朝臣。是何休咎。准其直言無諱。於是諫大夫楊興。博士駟勝等奏道。此乃陰盛侵陽。

之象。昔日高祖有約。非有功不得封侯。今太后諸弟。皆係無功受封。爲外戚所未有。故天降此變。以警陛下。一班朝臣見了二人之奏。多以爲然。王鳳聞知心中憂懼。遂上書乞骸骨。成帝下詔慰留。王鳳仍出視事。

王鳳乃王禁長子。與弟王崇及太后三人皆係王禁嫡妻李氏所出。先是王鳳生時。適值五月五日。王禁對家人道。俗語五月五日所生之子。將來長大。身高及戶。若不自害。必害父母。此子旣犯俗忌。不如棄之。其叔父在旁說道。昔日田文卽以此日出生。其父使棄之。其母私自留養。後爲孟嘗君。封於薛地。號其母爲薛公大家。由此觀之。並非不祥。王禁聽說方始無言。其母李氏已生二子一女。後因妒忌被出。再嫁苟氏。生一子名苟參。太后旣貴。遂命王禁迎回李氏。至是太后心憐苟參。又欲援田蚡之例。封之爲侯。成帝

道。田蚡受封。並非正當。乃拜苟參爲侍中。水衡都尉。王氏子弟皆爲卿大夫。侍中諸曹。分據要地。朝廷爲滿。其年六月。忽有青蠅。不計其數。一齊飛集未央宮殿中。朝臣坐次。八月戊午日清晨。有兩月現於東方。九月戊子夜。有流星。其光照地長四五丈。屈曲如蛇形。直穿入紫宮。十二月大風拔甘泉時中大木十圍以上。各郡國多被水旱。秋收大減。綜計成帝卽位初年。災變百出。說者皆謂爲王氏專政之故。

誰知成帝自少親倚王鳳。不但不許他辭職。反欲將政權交付王鳳一人專攬。建始三年。遂下詔安慰許嘉數語。免其大司馬車騎將軍之職。加賜黃金二百斤。以特進侯

亦稱特侯諸侯功德優盛爲朝廷所敬重者位特進

在三公下就第。許嘉在元帝時輔政已八九年。又是皇后之父。反不及王鳳得成帝之信任。許嘉旣去。王鳳遂獨掌政權。是年秋日。關中



地方一連大雨四十餘日。北方素來少雨。人民罕見。不免都懷疑懼。一日忽聞傳大水到了長安。居民聞信。大起驚慌。各自扶老攜幼。東奔西竄。街巷皆滿。擁擠不開。也有被踐而死者。霎時間人聲鼎沸。滿城大亂。成帝聞知。急坐前殿。召到公卿大臣。商議防禦之策。大將軍王鳳建議道。如今事勢危急。應請陛下及皇太后帶同後宮人等乘坐船隻。一面傳諭人民。令其上城避水。成帝聞言。徧問羣臣。大都贊成。獨有左將軍王商進前說道。自古無道之國。水猶不冒城郭。今政治和平。世無兵革。何至有大水一日暴至。此必訛言。不宜令人民上城。致使愈加驚恐。成帝聽說稱善。遂命內外百官一律鎮定。勿得張皇。過了片刻。人民也稍平靜。成帝遣人查問。回報果是謠言。成帝由此愈加敬重王商。常讚其議。王鳳自悔失言。甚覺慚愧。及匡衡免官。成帝遂拜王商爲丞相。

王商雖爲丞相。但其時用人行政之權。皆歸大將軍王鳳主管。故丞相無甚權力。先是建始三年冬十二月一日日蝕。是夜未央宮中地震。成帝下詔公卿各舉直言極諫之士。問以時政闕失。到了次年夏四月。天忽降雪。成帝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至白虎殿對策。當時災變連年。朝野議論多歸咎於王氏。但卻無一人敢向成帝明言。卽號爲直言極諫之人。所對之策也都含糊塞責。從中更有一二善於取巧。如杜欽谷永等。便趁勢移禍到許后身上。杜欽字子夏。乃杜延年之子。少喜讀書。祖父皆爲公卿。家中富足。但出世便盲了一目。未免五官不全。因此不喜出仕。同時又有茂陵人杜鄴。也字子夏。二人姓字相同。皆有才能。名聞當世。時人因恐無從分別。遂號杜欽爲盲杜子夏。杜欽見世人將他身上毛病當作稱號。心中甚不願意。因想得一法。特別做成一種小帽。戴在

頭上高關僅有二寸。於是京師人改稱杜欽爲小冠杜子夏。杜鄴爲大冠杜子夏。

杜欽爲人深心有謀。雖然家居無事。卻喜替人劃策。王鳳素知其能。及爲大將軍。便奏補杜欽爲大將軍武庫令。武庫令職管兵器。清閒無事。杜欽既受王鳳提拔。遂一心一意爲著王氏。先是成帝卽位。未立皇后。皇太后下詔採選良家子女入宮。杜欽素知成帝爲太子時。便有好色之名。因勸王鳳依照古代一娶九女之制。選取名門淑女。以充後宮。預防女色亂國之禍。王鳳未能聽從。後來許后既立。專寵後宮。一班妃嬪少得進見。許后復生一女不育。成帝卽位數年。尙未有子。皇太后與王鳳等頗以爲憂。此次杜欽被舉對策。明知王氏勢位太盛。待要直言。未免得罪王鳳。只得將種種災異。歸咎後宮。谷永對策所言也。與杜欽相同。成帝賜杜欽帛。

拜谷永爲光祿大夫。谷永字子雲，長安人。乃谷吉之子。歷官太常丞。爲太常陽城侯劉慶忌所薦。谷永見王鳳正在當權，意欲自爲結托，遂藉著對策，極力討好王氏。攻擊許氏，因此買取王鳳歡喜。驟然取得高位。

王鳳旣得杜欽、谷永二人爲其心腹，甚加厚待。遇事每與計議。二人遇事薦舉人才。王鳳依言任用，甚得其力。當日館陶一帶黃河決口，連及東郡、金隄。被災之地共有四郡三十二縣。水深之處約有三丈。杜欽舉薦王延世爲河隄使者。王延世督率人夫，并力堵築。僅三十六日成功。成帝下詔將次年改元爲河平元年。拜王延世爲光祿大夫。賜爵關內侯。是時陳湯因事下獄。谷永又上書爲之辯冤。成帝乃奪其爵，釋放出獄。陳湯家居無事。一日忽奉成帝詔召。陳湯遂隨同使者入見。

讀者欲知成帝何故召見陳湯。先是烏孫小昆彌末振將遣人刺殺大昆彌雌栗靡。漢廷議欲起兵討之。事尙未行。適大昆彌翎侯難栖使人殺死末振將。末振將兄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。成帝深恨未及誅殺末振將。乃命段會宗發戍已校尉及諸國兵往誅末振將之太子番丘。段會宗字子松。上邽人。竟陵時曾爲西域都護。諸國服其威信。至是拜爲左曹中郎將。前往烏孫。會宗奉命領兵行至半路。暗想道。我若一直進兵烏孫。恐被番丘聞信。先行逃遁。不易捕獲。於是想得一計。將大兵離城遠遠屯紮。自帶精兵三十人。各攜弓弩兵器。直到小昆彌所在之地。遣人往召番丘。番丘不知消息。聞召到來。會宗便宣讀詔書。說是末振將骨肉相殺。并害及漢公主子孫。未及伏誅。應將番丘抵罪。讀罷。便拔劍將番丘斬首。番丘隨來人等見其主被殺。出其不意。各自逃回。報與小昆彌。

烏犁靡知悉。

會宗率領部下回到營中。小昆彌烏犁靡聞說番丘被殺。急領數千騎來圍會宗。會宗便對小昆彌宣布奉命來誅番丘之意。並說道。汝今起兵圍我。縱使將我殺死。譬如九牛拔去一毛。與漢無損。從前宛王與郅支頭懸藁街。汝烏孫早已知之。休再蹈其覆轍。小昆彌聞言心中雖折服。但仍辯道。末振將有負於漢。漢殺其子可也。何不先行告我。與以飲食。會宗答道。我若預告昆彌。萬一昆彌使他逃匿。豈不犯了大罪。倘給以飲食。再行付我。又傷了骨肉之恩。是以不敢先告。小昆彌見會宗說得有理。只得號泣領兵而回。當日會宗被圍之際。也慮及兩下動起干戈。或致自己失利。遂一面上書朝廷請發燉煌及各城郭兵來救。成帝得書召到大將軍王鳳丞相王商及百官會議。數日不決。王鳳忽記起谷永前會上

書保救陳湯。因想到陳湯爲人足智多謀。而且熟悉西域情形。遂奏請成帝往召陳湯。問其意見。成帝准奏。命召陳湯入見。此時成帝駕坐未央宮前殿宣室。陳湯奉命到來。正待下拜。成帝傳諭免禮。原來陳湯前征郅支之時。在軍中感受寒溼。兩臂麻木不能屈伸。故成帝令其勿拜。遂將會宗奏章交與陳湯閱看。陳湯看罷奏章。辭謝道。方今朝中將相九卿並皆賢才。小臣老病。不敢妄參末議。成帝道。現在國家有急。君可勿讓。陳湯方始說道。以臣愚見。此事必可無憂。成帝問道。何以見得。陳湯道。胡人兵器不利。須三人方當漢兵一人。今圍會宗之兵。其人數不足以勝會宗。且據會宗來書。欲發燉煌之兵。相去甚遠。不能卽至。是其意欲用以報仇。並非救急。陛下可以勿憂。成帝道。君能斷其必解圍否。約計何時可解。陳湯心想烏孫瓦合之兵。不能久攻。照向例不過

數日。遂答道。已解矣。又屈指計算道。不出五日。當有吉報。成帝與公卿等聽了。半信半疑。因見陳湯所說。爲日無多。便有分曉。乃暫將發兵之議擱起。等候消息。過了四日。果然軍書到來。報說其圍已解。段會宗既誅番丘。領兵回國。成帝封爲關內侯。賜黃金百斤。後會宗復奉使西域。病死烏孫。西域諸國。皆爲發喪立祠。其得人心如此。當日王鳳見陳湯料敵如神。心中佩服。遂用爲從事中郎。陳湯明習法令。遇事善能臨機應變。王鳳十分相信。遂將幕府之事。一概委任陳湯辦理。

到了河平二年。成帝遂下詔。盡封諸舅爲列侯。王譚平阿侯。王商成都侯。王立紅陽侯。王根曲陽侯。王逢時高平侯。五人同日受封。故時人稱爲五侯。成帝既委政王鳳。遇事謙讓。不自專決。一日左右保薦光祿大夫劉向。少子劉歆。學問通達。成帝召見。命誦詩賦。



甚喜其人。欲拜爲中常侍。左右皆道。未曾告知大將軍。成帝道。此小事何必告知。左右叩頭爭之。成帝乃召王鳳告以己意。王鳳說是不可。成帝只得作罷。當日朝臣畏懼王鳳權勢。不敢觸忤。獨有丞相王商。不肯附和。因此王鳳便欲設法除去王商。未知王鳳如何設計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十七回

遭誣讎丞相免官

洩忠謀京兆下獄

話說王商自爲丞相。與大將軍王鳳一朝共事。二人意見不同。不免議論時有衝突。王鳳雖然心恨王商。卻因他也是外戚。又得成帝親重。且平日無甚過失。未敢下手害他。所以王商爲相經歷四年之久。卻也安然無事。

及河平四年春正月。匈奴復株橐若鞮單于來朝。成帝駕坐未央宮白虎殿。命召單于入見。單于行到未央宮廷中。望見丞相王商

坐在廷中。遂卽進前拜謁。王商由座上立起。與單于敘禮。談了數句。單于偷眼觀看王商。身長約有八尺餘。體態魁梧。容貌嚴厲。覺得威風凜凜。甚是可畏。不禁倒退數步。後有人將此情形告知成帝。成帝歎道。此人真漢相矣。語爲王鳳所聞。惟恐王商得寵日深。勢將奪己之權。因此心中愈加妒忌。

當日王鳳與琅琊太守楊彤音融結爲親家。適值琅琊郡中連出災

異十四種已上。王商屬吏照例前往查辦。王鳳聞知其事。意欲保

全楊彤官職。便對王商道。災異關係天事。並非人力所能爲力。楊

彤素來官聲頗好。務望暫置勿問。王商聽說。心知王鳳袒蔽親家。

不肯依從。遂奏請將楊彤免官。王鳳見奏大怒。便將奏章擱起不

問。一面設法欲害王商。使人搜尋王商過失。無奈王商爲人公正。

無甚罪惡。可作把柄。惟王商有一妹與人私通。後被家奴將其姦

夫殺死。王鳳便將此事強牽到王商身上。暗使心腹人耿定上書告說。王商與其父寵婢及妹淫亂。如今家奴殺死其妹之姦夫。必是王商指使。成帝見奏。心想此等關係閨門之事。曖昧不明。無從證實。意可置不問。王鳳便向成帝力爭。成帝只得發下司隸校尉查辦。

先是皇太后曾下詔選取王商之女。以備後宮。恰值其女抱病。未及入宮。此次王商被人誣告。心知必遭王鳳陷害。不免憂懼。遂想將女納入宮中。以爲援助。乃託新被寵幸之李婕妤家轉達成帝。願獻其女。誰知此種舉動。傳到外間。反致愈鬧愈大。當日朝中有一蜀郡人張匡。官爲太中大夫。生性巧佞。作事陰險。一心但想交結權門。取得富貴。素知王鳳與王商不和。今聞王商被告。心想趁此時機。將王商弄倒。定可買得王鳳歡心。升其官職。

但因此案已交司隸校尉查辦。尙未覆奏。若接連上書劾奏。主上必疑有人指使。須是借個題目進言。方顯得不是雷同附和。張匡沈思半晌。忽得一策。遂卽依計行事。

原來當日正遇日蝕。張匡便趁此上書。請對近臣面陳時政。成帝見奏卽命左將軍史丹等問其意見。張匡遂言王商身被查辦。私自怨恨。又託李倖仔家納女入宮。恐有奸謀。所以日爲之蝕。應請嚴加懲辦。史丹等將張匡言語轉奏成帝。成帝素信王商。心知張匡言多險刻。下詔勿治。王鳳又再三力爭。成帝無法。乃遣使收回丞相印綬。王商被誣免相歸第。氣憤成病。不過三日吐血身死。成帝旣將王商免相。遂拜張禹爲丞相。張禹字子文。河內軹縣人。少學易經論語。成帝爲太子時。曾從張禹讀論語。及卽位。賜爵關內侯。拜爲諸吏光祿大夫。給事中。領尙書事。張禹見王鳳遇事專

權成帝猶不能自出主意。因此心不自安。屢次上書告退。成帝敬重師傅。加意慰留。賜黃金百斤。養牛上尊酒。命太官送膳。侍醫視疾。使者問安。張禹見成帝如此優禮看待。甚是惶恐。只得復起視事。至是竟代王商爲丞相。封安昌侯。

王商死後過了一年。改元陽朔。此時成帝卽位已歷九年。尙未生有皇子。加以身體多病。忽忽不樂。是年正月。適值定陶王劉康來朝。成帝見了。甚是歡喜。說起劉康先得元帝寵愛。曾欲立爲太子。事屬已往。如今來朝。成帝與太后仍體貼先帝之意。待遇甚厚。所有賞賜。比他王加至十倍。全不把前事介意。照例諸侯王朝見已畢。例須回國。成帝卻留定陶王在京。並對他說道。我未有子。人命無常。一朝若有不測。便恐不復相見。汝當長留京師侍我。於是定陶王住在京邸。日日入宮。陪伴成帝。甚見親重。

獨有大將軍王鳳。心恐定陶王在帝前說他短處。奪其權力。因此看作眼中之釘。必須設法拔去爲快。恰好是年二月。又值日蝕。王鳳遂上言定陶王。雖屬至親。照例當奉藩在國。今久留京師。有違正道。所以天變示戒。應請令王歸國。成帝見說。心中甚是不欲。無如一向政事都歸王鳳主意。不得已勉強應允。定陶王聞信。立即入宮辭行。成帝對著定陶王涕泣。說了許多別話。定陶王也就揮淚告辭而去。

當日成帝受制王鳳。朝中卻惱了一位直臣。此人姓王名章。字仲卿。乃泰山鉅平人。宣帝時爲諫大夫。號稱敢言。元帝卽位。擢左曹中郎將。因忤石顯。免官。成帝召爲司隸校尉。一時權貴皆敬憚之。及京兆尹王尊免官。後來者不能稱職。王鳳遂舉王章爲京兆尹。王章雖受王鳳薦舉。卻因王鳳舉動橫恣。不合法度。以此並不親



附。自王商被認  
 免相。王章已爲  
 不平。今又見王  
 鳳逼逐定陶王  
 回國。心中愈加  
 憤怒。此時萬難  
 再忍。便欲面向  
 成帝力陳王鳳  
 之奸。乃先上奏  
 自請召見。  
 王章寫成奏章。  
 正待遞進。其妻

見了。連忙阻住道。人當知足。不想當日牛衣中涕泣時。何等貧苦。如今官至二千石。也須自己謹慎。不可多言取禍。王章那裏肯聽。便答道。汝是婦人女子。何曾知得此事。先是王章少爲諸生。游學長安。家中甚貧。一日忽然患病。時值冬令。並無被褥。只用牛衣亂編遮麻爲身之者蓋。王章病勢沈重。自恐將死。執著其妻之手。與之訣別。不禁流淚。其妻見了。怒道。京師滿朝貴人。論起才幹。何人勝過仲卿。今偶患病。不自振作。反至涕泣。未免過鄙。到了此時。其妻記起前事。故以爲言。

王章不聽妻諫。上了奏章。成帝卽時召見。問以時政。王章對道。天道聰明。福善禍淫。絲毫不爽。今陛下未有繼嗣。親近定陶王。所以承宗廟。重社稷。上順天心。下安百姓。此正善事。應有祥瑞。何致災異。災異乃由大臣專政所致。今大將軍妄言日蝕。咎在定陶王。建



議遣之還國。意欲使天子孤立於上。已得專擅。以便其私。非忠臣也。且日蝕爲陰。侵陽臣專君之象。今政事大小皆由王鳳裁決。鳳不自責。反欲歸咎他人。諸如此類。誣君罔上。不止一事。前丞相樂昌侯王商。本係先帝外親。內行純篤。位歷將相。乃國家柱石之臣。其人守正。不肯委曲隨從。王鳳乃藉閨門之事。將其罷相。冤憤而死。衆人莫不憐之。又王鳳明知其妾之妹張美人。已曾嫁人。不宜進御至尊。竟託言宜子。納之後宮。臣聞羌胡之人。尙殺其長子。以正血統。羌胡俗因婦初來所生况乎天子反近已嫁之女。此三者皆係大事。爲陛下所親見。其他未曾親見者。可以推知。臣意王鳳不可久掌政務。宜使退職就第。別選忠賢以代之。國家幸甚。成帝自從王鳳誣陷王商。及迫令定陶王就國。心中已是不平。今聞王章之言。大爲感悟。頻頻點首。因對王章道。若非京兆尹直言。

吾不聞此社稷大計。惟賢人能知賢人。君試爲朕求可爲輔佐之人。王章遂奏薦琅琊太守馮野王。先帝時歷官九卿。忠信質直。智謀有餘。因係王舅。出爲太守。今若以賢復入。足見聖主樂於進賢也。成帝自爲太子時。常聞野王爲一時名卿。聲譽遠在王鳳之上。今聽王章之言。遂決計欲用野王。誰知此事尙未發表。卻被王鳳聞知。

當日成帝每召王章入見。必先屏退左右。君臣祕密言語。不使他入得聞。誰知卻有太后堂弟王音。乃長樂衛尉王弘之子。現爲侍中。因見成帝屢次獨與王章深談。不免生疑。遂伏在壁廂竊聽。於是王章所言都落王音耳中。便悄悄出外告知王鳳。王鳳聽說心中憂懼。乃召到杜欽告知此事。杜欽勸王鳳上書辭職。書中措辭務須悽惻動聽。王鳳依言寫成一書。奏上成帝。事爲太后所聞。終

日垂淚不肯進食。成帝見書想起舊日情事。不忍將王鳳罷斥。又見太后如此情形。愈覺不安。遂又下詔勸慰王鳳。杜欽也勸王鳳照舊辦事。

成帝所謀不成。反要歸罪王章。以安王鳳之意。乃使尙書劾奏王章。明知馮野王前因王舅出爲外吏。而私欲結好諸侯王。妄行舉薦。又知張美人得幸至尊。乃妄引羌胡。非所應言。於是竟將王章及妻子一同下獄。交與廷尉辦罪。廷尉覆奏王章比主上於夷狄。欲絕繼嗣。背畔天子。私爲定陶王。罪當大逆。王章被繫獄中。冤憤交集。不久得病而死。

王章有一小女年約十二歲。也被繫獄。一夜睡中忽然起坐。號哭失聲。人問其故。對曰。平日夜間獄吏前來點算囚人。常是九人。如今算至八人便止。中間定然死了一人。我父生性素剛。先死者必

是我父。家人聞言。疑信參半。到了次日查問起來。王章果然身死。有司奏聞成帝。將王章家屬移往合浦。合浦城在廣東北抄沒家中田產入官。直至王鳳死後。其弟王商爲大將軍。奏請成帝放免王章妻子。使歸故郡。此時王章妻子久居合浦。合浦地方出產明珠。其妻子遂以採珠爲業。積有財產數百萬。及遇赦得回泰山郡。家屬並皆完聚。又遇蕭育爲泰山太守。心憐王章之忠。令其將所積錢財贖還原有田宅。計王章身爲京兆尹。僅有二年。無罪枉死。人民莫不憐念。

王章旣死。消息傳到琅琊。馮野王因被王章舉薦。今見王章坐罪。心不自安。遂卽上書告病。及病假三月期滿。成帝下詔賜告野王。遂帶同妻子歸杜陵就醫。王鳳因王章遷怒到野王身上。乃使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。私自歸家。奉詔不敬。杜欽素來敬重。

野王聞信便向王鳳前婉言保救。王鳳不聽。竟將野王免官。過了  
一年。御史大夫張忠身死。王鳳心愛王音。便保薦爲御史大夫。自  
從王章死後。王鳳威震朝廷。百官莫不側目。未知以後如何。且聽  
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十八回

遭譴責弟兄僭上

承恩寵姊妹入宮

話說王鳳自從害死王章。威震朝廷。羣臣莫不側目。各郡國守相  
多出其門。又以從弟王音爲御史大夫。王鳳胞弟王崇早死。庶母  
弟平阿侯王譚。成都侯王商。紅陽侯王立。曲陽侯王根。高平侯王  
逢時五人。倚著太后及王鳳之勢。爭爲奢侈。各娶姬妾數十人。畜  
奴婢數百人。大起第宅園林。五家相連。一望皆是。內中成都侯王  
商。曲陽侯王根尤爲奢僭。王商先因患病。欲求清靜地方避暑。竟  
向成帝借明光宮居住。及起居屋。鑿一大池。竟穿長安城。引灃水。

流入池中。以便行船。船上樹立羽蓋。四圍張帷。使舟子唱起棹歌。以爲娛樂。王根園中築一土山。上起漸臺。倣照未央宮白虎殿形式。於是長安百姓爲之作歌道。

五侯初起。曲陽最怒。壞決高都。連竟外杜。土山漸臺。象西白虎。說起五侯雖然奢侈。卻皆學習經書。通達人事。好士養賢。傾財施與。一時四方人士。爭趨其門。但五侯因此爭名。兄弟之間。不免各存意見。其門下賓客。爲一家所親厚者。不得再到他家。惟有谷永一人。卻能徧入五侯之門。各各得其歡心。此外尙有一人。姓樓。名樓。字君卿。齊國人。家世爲醫。樓護自少隨其父在長安行醫。常出入富貴人家。衆人見其年少聰明。爭勸其讀書入仕。樓護依言。遂辭其父。從師學習經傳。曾爲京兆尹屬吏數年。甚得名譽。樓護爲人身材短小。應對便捷。人皆樂與之交。老年人尤加親敬。與谷永

同爲五侯上客。谷永長於書札。樓護善於談論。故長安中爲之語道。

谷子雲筆札。樓君卿唇舌。

樓護嘗蒙五侯各送佳肴美饌。將他合在一處。成爲雜菜。因名爲

五侯鯖。

鯖雜菜也。見西京雜記。

一日樓護母死出葬。公卿士庶。因他是五侯

貴客。都來送葬。車馬二三千兩。沿途絡繹不絕。鄉里爲之歌道。

五侯治喪樓君卿。

當日成帝既將朝中政事委任王鳳。自己日常無事。便留意於詩書文字。因見禁中所存書籍。頗有散亡。乃使謁者陳農搜求天下遺書。又命劉向在天祿閣校對存書。劉向卽劉更生。前在元帝時爲石顯所陷。免官禁錮。家居十餘年。及成帝卽位。拜爲光祿大夫。遂改名向。劉向因見王氏勢位過盛。連年日蝕地震。皆由此故。因

集合古代以至秦漢種種災異。按諸當時行事。及其占驗之法。著爲一書。名爲洪範五行傳。奏上成帝。成帝心知劉向意指王鳳兄弟而言。卻終不能奪王氏之權。

劉向見王氏勢位日盛。一日遂又上書極諫。書中畧道

王氏一姓。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。青紫貂蟬。光盈幄內。大將軍秉事用權。五侯驕奢僭盛。依東宮后謂太之尊。假甥舅之親。以

爲威重。管執樞機。朋黨比周。稱譽者登進。忤恨者誅傷。排擯宗室。孤弱公族。外戚僭貴。未有如王氏者也。王氏與劉氏不並立。如下有泰山之安。則上有累卵之危。陛下爲人子孫。守持宗廟。而令國祚移於外親。縱不爲身。奈宗廟何。宜發明詔。接近宗室。疏遠外戚。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。

成帝得書。反覆看了數遍。深贊劉向之忠。遂令左右召來。對之歎



息良久方說道。君今且退。容吾思之。劉向只得走出。成帝也想收回政權。無如礙著太后。惟恐事又不成。反害劉向。做了王章。被罪而死。因此遲疑不決。竟將此事擱起。後每遇公卿缺出。成帝欲用劉向。王鳳便極力阻止。以致劉向終身不得高位。

到了陽朔三年。王鳳病重。成帝車駕親臨問疾。見其症已垂危。因執其手涕泣道。將軍如有不諱。平阿侯譚當繼將軍之位。王鳳叩頭泣道。譚等雖與臣至親。然行事每多奢僭。不如御史大夫音。爲人謹飭。臣敢以死保之。成帝聞言。點頭應允。讀者試想王譚與王鳳爲同父兄弟。王音不過是伯叔兄弟。王鳳不舉王譚。單舉王音。是何用意。若論平日行事。王音自較王譚爲勝。然王鳳本意。却不如此。只因王譚等素性高傲。不肯屈事王鳳。惟有王音對於王鳳。加意奉承。所以王鳳極力保薦。及王鳳身死。成帝卽拜王音爲大

司馬車騎將軍封安陽侯。

王譚既爲王鳳所阻。不得當國。成帝也覺得難以爲情。遂又擢王譚位特進。領城門兵。時谷永出爲安定太守。聞知此事。卽寄書王譚。勸其勿受。王譚得書。見谷永替他不平。心中大爲感動。遂依言力辭領兵之職。王音知得王譚負氣不肯相下。由此二人生了意見。王音自知越次超升。爲人所忌。愈加小心供職。遠遜王鳳之專橫。於是成帝始有用人之權。時京兆尹自王章死後。甚少知名之人。成帝素重少府王駿。將加大用。先欲試以政事。遂拜之爲京兆尹。王駿卽王吉之子。前爲司隸校尉。曾劾奏丞相匡衡免官。至是爲京兆尹。亦有能名。時人以之與王尊、王章並稱爲三王。京師爲之語道。前有趙張。後有三王。

成帝自王鳳死後。覺得無人拘管。於是逐漸放縱起來。原來成帝

性喜文辭。博覽書籍。因見武帝故事。常與近臣微行遊宴。因此引動高興。便欲倣照而行。因與侍中張放商議。張放乃張安世元孫。其母敬武公主。爲元帝之妹。張放生得聰明伶俐。素得成帝歡心。又娶許后之妹爲妻。親上加親。成帝愈加寵愛。當張放迎娶之日。成帝先期爲之設備。賜以甲第一區。一切鋪陳裝飾。皆係御用之物。大官與私官后私官皇並支辦供應。那種風光熱鬧。真說不盡。時人因稱天子娶婦。皇后嫁女。平日兩宮使者。冠蓋往來。不絕於路。賞賜動以千萬計算。成帝拜張放爲侍中中郎將。監平樂屯兵。置幕府。儀比將軍。張放常與成帝同臥起。寵愛殊絕。今見成帝意欲出外遊行。自然贊成。鴻嘉元年。成帝遂依武帝之例。先遣期門郎官在外等候。自己換作常人服飾。帶同張放出外。或坐小車。或騎駿馬。出入街巷郊野。爲鬪雞走狗之戲。北至甘泉。南至長楊。五柞。

也。往往累日不歸。常自稱爲富平侯家人。富平侯卽張放所襲之爵。事爲太后及王音所聞。時向成帝勸諫。成帝正在遊興勃勃之際。那裏肯聽。到了鴻嘉二年。忽有飛雉來集未央宮承明殿。王音藉此上疏。力阻微行。成帝仍舊不聽。讀者須知成帝對於諸舅。單單畏懼王鳳一人。若使王鳳尙存。成帝也就不敢微行。如今王鳳已死。不但暢意出遊。而且連從前所聽王章之計劃。與劉向之言語。蓄積已久。便要藉事一齊發作。先是成帝曾駕幸成都侯王商第內。見其穿城引水。並未先行奏明。心中暗自憤恨。尙未明言。此次出外微行。一日偶由一處經過。望見牆內似是花園。園中景物如何。雖然不能窺見。却覺得有物巍然。甚是高大。留心細看。原來一座土山。山上有一高臺。成帝心

想此地儼是未央宮白虎殿。我本向東南而行。如何會走到西邊。不然何以望見此殿。遂指向左右問道。此是何處。左右對道。乃是曲陽侯王根之第。成帝聞言大怒。待到回宮。卽召王音入內。告知兩次所見。大加責備。

讀者試想此事。本與王音無干。何以成帝將他責備。只因王音現秉國柄。在諸舅中最爲尊貴。不能約束諸兄弟。使之奉公守法。自也難逃罪責。當日王音被責回家。便遣人告知王商、王根。二人聞信驚恐。遂商議欲自行黥面割鼻。前向太后謝罪。却被成帝聞知。愈加憤怒。卽命尙書責問司隸校尉及京兆尹。明知成都侯王商擅穿帝城。決引灑水。曲陽侯王根驕奢僭上。赤墀青瑣。紅陽侯王立父子藏匿亡命。賓客出爲羣盜。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。奏正法。司隸與京兆尹二人被責。無言可對。伏在禁門下叩首。成帝又賜

王音策書。命召王商、王根等齊集府舍。候詔一面下詔尙書。查取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。於是車騎將軍王音、席藁待罪。王商王立、王根皆負斧鑕。俯伏闕下。成帝見了。怒氣漸息。心恐有傷太后之意。不忍加誅。沈吟半晌。竟將諸人赦免。

成帝既將王氏懲戒一番。仍舊出外微行。一日駕臨陽阿公主家中。公主便留成帝飲酒作樂。成帝偶見歌舞女趙飛燕。心中甚悅。遂召入宮中。大得寵愛。

說起趙飛燕本姓馮。父名萬金。乃江都王協律舍人馮大力之子。時江都王孫女姑蘇郡主嫁與江都中尉趙曼。趙曼寵愛萬金。與同飲食。萬金因此得與趙主私通。趙主懷孕。恐被趙曼聞知。遂假作疾病。回到王宮調理。十月期滿。連產二女。初生棄之於外。三日不死。始行收養。長名宜主。次名合德。後皆送歸萬金家中。然仍冒

姓趙氏。宜主生得輕小便利。舉止翩然。時人因呼爲飛燕。合德肌膚光滑。出水不濡。二人年漸長成。色皆絕世。及萬金死後。馮氏家敗。飛燕姊妹流落到長安。與陽阿公主家令趙臨同巷居住。飛燕因見趙臨與之同姓。便欲倚其照顧。時作女工針黹。送與趙臨。博得趙臨歡喜。竟命其住在家中。認爲己女。後遂入陽阿公主家學習歌舞。至是得幸成帝。拜爲婕妤。

飛燕有姊妹

其女姑

樊嬖

音

先入宮爲女官。成帝旣寵飛燕。樊嬖又

向成帝道。飛燕有妹合德。容貌尤美。成帝聞言大喜。卽命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往迎合德。合德辭謝道。非貴人姊。召不敢行。延福回奏成帝。樊嬖想得一計。遂取得飛燕所製五彩織成手墊。作爲憑信。仍命延福再往。合德正在洗頭。見了憑信。方始應允。於是臨鏡梳裝。髮上徧塗沈水香油。挽成新髻。淡掃蛾眉。號稱遠

山黛薄施脂粉。名爲慵來裝。身穿小繡衣裳。繡裙文襪。坐輦入宮。來見成帝。成帝坐在雲光殿帳。見合德果然生得美麗。便使樊嫔示意。欲納之後宮。合德辭道。貴人姊生性妒忌。若非姊意。妾寧死不敢奉命。合德言詞婉轉。音調清脆。左右聽者。無不嘖嘖歎賞。成帝聞言。不便強迫。仍命將合德送還。適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。年老髮白。在宮教授。宮中號爲淖夫人。此時正立在帝後。一見合德。便歎道。此禍水也。滅火必矣。後來果如其言。

成帝既見合德。心中不捨。喚到樊嫔。與之計議。樊嫔密教成帝。替飛燕另闢一個所在。與之居住。名曰遠條館。又賜以紫茸雲氣帳。文玉几。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合古等物。飛燕移居遠條館。見地方既好。又得許多珍物。甚覺高興。樊嫔便趁此時向飛燕道。主上久無子嗣。何不將合德進上。以求子嗣。爲千萬歲計。飛燕依言。遂將



合德獻與成帝。成帝得了合德。如魚得水。十分滿意。號之爲溫柔鄉。對樊嬀道。吾當老於是鄉。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。樊嬀口呼萬歲。賀道。陛下真得仙人。成帝大悅。命賜樊嬀鮫文萬金錦二十四匹。拜合德爲婕妤。飛燕外傳見

飛燕自見姊妹得寵。便欲奪取皇后之位。使人暗中探取許后過失。做成罪名。前向成帝告發。未知許后能否保全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一百六十九回 廢許后 婕妤見機 立趙氏 合德專寵

話說許皇后自爲太子妃。以至正位中宮。常得寵於帝。生有一男一女。皆不育。後宮姬妾少得進見。並無所出。王太后與兄弟等見帝未有子嗣。皆以爲憂。其時適值日蝕地震。杜欽谷永等應詔求言。迎合王鳳之意。遂將災咎歸罪後宮。成帝聽信二人之言。遂下詔有司減省椒房掖庭用度。許后見詔。心中不悅。自向成帝上書。

力爭。成帝答書。引用杜欽谷永言語。責備許后。辭甚嚴厲。由此帝后之間。生了意見。

自此之後。成帝對於許后。恩愛漸衰。後宮得寵者日多。許后之姊

名調。嫁爲平安侯王章。

宣帝王皇后子

夫人。因見許后失勢。心中不

平。聽信巫言。使之咒詛後宮懷孕王美人等。却被飛燕探得。心中

暗喜。又想起班婕妤從前也得成帝寵幸。不如將他牽連在內。一

網打盡。於是飛燕遂出頭告發許后。及班婕妤挾媚道。咒詛後宮。

罵及主上。

班婕妤乃越騎校尉班况之女。成帝初卽位時。選入後宮。大得寵

幸。拜爲婕妤。居增成宮。兩次生男皆夭死。成帝嘗在後庭遊玩。欲

命班婕妤同輦而坐。婕妤辭道。妾觀古代圖畫。凡屬賢聖之君。皆

有名臣在側。惟三代末主。乃有嬖寵之女。今欲同輦。得無近似之

乎。成帝見班婕妤說得有理。遂作罷論。事爲太后所聞。喜道。古有

樊姬。

楚莊王賢姬

今有班婕妤。當日建始河平之際。外戚除王氏外。惟

有許班得勢。班婕妤喜誦詩。能爲文。每進見及上書。一憑禮法。爲成帝所敬重。及飛燕姊妹專寵。班婕妤甚少進見。飛燕恐其復得親近。因而連類陷害。

事爲太后所聞。心中大怒。卽將許謁捕拏究辦。果然問出實情。許謁立被處死。成帝乃遣使持節收回許后印綬。廢居昭臺宮。有司又將班婕妤傳到訊問。婕妤道。妾聞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爲善之人。未必得福。作惡之人。更有何望。且鬼神有知。必不見聽。如其無知。愬之何益。所以不爲此事。成帝見婕妤供辭。知道爲人所誣。心生憐憫。卽命有司勿問。並賜以黃金百斤。

讀者試想許后被廢。雖由飛燕進讒。但聽容其姊咒詛。尙屬罪有

應得。獨有班婕妤與他毫無干涉。也被拖累。猶幸成帝深知其賢。得免於罪。班婕妤自經此番風波。心緒灰冷。眼見飛燕姊妹與己作對。未必便肯罷休。將來若再興波作浪。主上又偏愛他二人。難保不信其言。加罪於我。不如及早借個名目。離開此處。或可避禍。於是班婕妤立定主見。自向成帝請求前往長信宮供養太后。成帝准奏。班婕妤遂由未央宮搬到長樂宮居住。朝夕在太后左右侍奉。因此始得保全。但班婕妤年少失寵。獨處深宮。未免鬱鬱不樂。日長無事。做成一賦。自傷身世。又假託團扇。作詩一首。道新製齊紈素。皎潔如霜雪。裁爲合歡扇。團圓似明月。出入君懷袖。動搖微風發。常恐秋節至。清涼奪炎熱。棄捐篋笥中。恩情中道絕。

許及班婕妤既已退位。成帝便欲立趙飛燕爲皇后。王太后以

其出身甚微。不肯依允。成帝見太后不允。只得權行。按下。一面令衛尉淳于長往勸太后。

淳于長字子孺。乃魏郡元城人。係太后姊子。少爲黃門郎。未得成帝親幸。適值大將軍王鳳抱病。淳于長算是外甥。在旁侍病。甚是小心。買得王鳳歡喜。臨終之際。遂將淳于長託付太后。及帝成帝乃拜爲侍中。遷衛尉。至是奉令往勸太后。淳于長能言善語。漸漸勸得太后回心轉意。過了年餘。竟得太后允准。永始元年四月。成帝下詔封飛燕之父趙臨爲成陽侯。時有諫大夫劉輔知成帝欲立飛燕爲后。上書極諫。成帝大怒。竟將劉輔囚繫掖廷祕獄。辛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保救。成帝始命移交共工獄。減死罪一等。論爲鬼薪。由此朝臣無人敢諫。

成帝將立飛燕爲后。先悅太后之意。時王譚病死。成帝甚悔。不令

輔政。乃令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。又封太后之姪王莽爲新都侯。先是太后兄弟共有八人。獨王曼一人早死。不得封侯。其子王莽自幼喪父。依倚伯叔。其時王氏正盛。五侯子弟。但知娛樂聲色。窮奢極侈。獨有王莽出身貧賤。自知事事不及他人。便欲假作恭儉。博取聲名。遂拜沛郡人陳參爲師。勤求學問。平日衣服樸素。有同寒士。奉事老母。看待寡嫂。撫養孤姪。十分留意。又對於伯叔父以及應酬賓客。禮貌皆甚殷勤。王鳳病時。王莽侍疾。一連數月。衣不解帶。比淳于長尤加周到。王鳳亦將王莽囑託太后及成帝。因此王莽得爲黃門郎。擢射聲校尉。成都侯王商本是王莽叔父。甚愛王莽。曾上書願分自己戶邑以封王莽。更有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、胡騎校尉箕闔、上谷都尉陽竝、中郎陳湯等皆一時名士。並上書稱道王莽之賢。成帝由是看重王莽。永始元年五月。遂下詔

封王莽爲新都侯。拜爲光祿大夫侍中。過了一月。竟立趙飛燕爲皇后。當日飛燕正位後宮。其妹趙合德備了許多珍寶。作爲賀禮。並寫成一書道。

天地交暢。貴人姊及此令吉。光登正位。爲先人休。不堪喜豫。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。金屑組文茵一鋪。沈水香蓮心碗一面。五色同心大結一盤。鴛鴦萬金錦一匹。琉璃屏風一張。枕前不夜珠一枚。含香綠毛狸藉一鋪。通香虎皮檀象一座。龍香握魚二首。獨搖寶蓮一鋪。七出菱花鏡一奩。精金彊環四指。若亡絳綃單衣一襲。香文羅手藉三幅。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盞。紫金被褥香爐三枚。文犀辟毒箸二雙。碧玉膏奩一合。使侍兒郭語瓊拜上。

原來趙合德素來十分敬事其姊。見他必拜。如今姊妹同受恩寵。

合德在成帝前。雖然撒嬌撒嗔。一面仍時時留意爲顧其姊。先是眞臘國入貢兩種寶物。一名萬年蛤。一名不夜珠。光彩照耀。如日照人。無論美醜。皆成豔麗。成帝將萬年蛤賜與飛燕。不夜珠賜與合德。飛燕將萬年蛤裝入五成金霞帳中。入夜望之。常如滿月。一日成帝忽對合德道。吾日中細看汝姊容貌。不及夜間之美。每到天明。令人忽忽如有所失。不知何故。合德聽說。暗想此必萬年蛤從中作怪。卻也不肯明言。到了此時。便將成帝賜與自己之不夜珠。湊成禮物。號爲枕前不夜珠。獻與飛燕。助他顏色。也不將成帝言語告知飛燕。飛燕收了二十六物。便也將許多珍物回報。內有兩件最爲寶貴。一爲雲錦五色帳。一爲沈水香玉壺。合德自入宮以後。所見奇珍異寶。也不爲少。卻未曾見此兩物。其實此兩物並不格外珍重。合德偏要藉此埋怨成帝道。若非姊肯賜我。我到死



也不知此物。說罷假作怨恨。掩面啼泣。成帝只得用言安慰。陪了許多小心。立時下詔益州。選取巧匠。限期三年。替健仔織造七成錦帳。合德聞言。方始回嗔作喜。

成帝嘗就宮中太液池造一大舟。可容千人。號爲合宮之舟。又於池中起瀛洲榭。高四十尺。成帝嘗與飛燕乘舟遊於池中。飛燕親自歌舞歸風送遠之曲。成帝使飛燕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。帝自以文犀簪擊玉杯以爲節拍。此時舟到中流。歌聲正酣。大風忽起。飛燕順風揚袖。口中唱道。仙乎仙乎。去故而就新。寧忘懷乎。原來飛燕身體甚輕。相傳說他掌上可舞。如今立在池心。幾乎被風吹去。成帝心慌。急喚馮無方道。爲我把住皇后。馮無方便將笙放下。兩手持住飛燕雙履。少頃風定。方纔止住。飛燕便對成帝道。蒙帝寵我。使我不得仙去。說罷惆悵。不覺泣下。成帝乃厚賜馮無方。並



准其出入飛燕房闈。以悅其意。後宮人等見飛燕所穿之裙。被風吹縐。因仿其意。造成新式裙樣。名爲留仙裙。後世之百褶裙。卽其遺製。說起飛燕合德姊妹二人。美貌不相上下。惟是

飛燕體態輕盈。步履娉婷。爲合德所不能及。合德豐肌弱骨。尤工笑語。亦非飛燕所能。二人並色如紅玉。爲當時第一。以此擅寵後宮。但飛燕自爲皇后。日見驕貴。偶然有病。倒臥在牀。手足懶動。必須成帝親持匙箸勸他。方肯飲食。遇有苦藥。也須成帝過口。方肯下咽。弄得成帝畏勝於愛。恩寵不免稍衰。合德爲人。具有權術。臨機應變。善用種種手段。籠絡得成帝。又畏又愛。一日不能離他。又不敢不奉承他。所以得寵尤在飛燕之上。

當日合德所住之處。名爲昭陽殿。中庭皆用朱塗。殿上徧施朱漆。黃金作砌。白玉爲階。壁上橫木。盡安金釭。中含藍田璧玉。飾以明珠翠羽。殿上設九金龍。口銜九子金鈴。下垂五色流蘇。繫以綠文紫綬。金銀花樣。每遇風日晴和。幡旄光影。照耀一殿。鈴鐸之聲。驚動左右。殿中又有木畫屏風。雕刻精細。紋如蛛絲。殿門織珠爲簾。

微風一過。聲如玉佩。鏘鳴四壁。窗門安綠色琉璃。內外洞明。毛髮皆見。屋上椽桷。皆刻作龍蛇迴繞之形。鱗甲分明。栩栩欲活。見者無不驚駭。此殿乃當日著名工匠丁緩李菊二人構造。至內中陳設之物。盡皆珍寶。五光十色。莫可名狀。最爲寶貴者。則有玉几玉牀。牀上夏鋪象牙簟。冬設綠熊席。象牙簟乃雕象牙爲之。不須細說。綠熊席係熊皮所製。毛長二尺餘。人臥其上。徧包全身。望之不見。坐則膝沒其中。此席又用各種異香熏過。坐者身染其香。百日不歇。真是滿目琳琅。說不盡皇宮富貴。趙合德本是貧家女子。一旦到此地位。享受榮華。真屬夢想不到。

自從飛燕姊妹入宮。成帝爲其所迷。不是在飛燕處住宿。便是在合德處住宿。從前後宮姬妾。甚少見面。到了飛燕立爲皇后之後。成帝卻多在合德處住宿。飛燕也無甚言語。在飛燕之意。以爲成

帝若寵愛他人。斷難輕易含忍。好在合德是自己胞妹。不妨相容。但飛燕生性淫蕩。自少做女兒時。便與隣居羽林射鳥少年私通。如今貴爲皇后。豈肯安靜獨居。又自念入宮數載。尙未生子。倘使生得一男半女。將來也有倚靠。卻喜遠條館與成帝相離較遠。料想無從得知。於是飛燕背著成帝。便做出許多事來。未知以後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飛燕外傳見

### 第一百七十回

飛燕姊妹亂宮闈

王氏弟兄專朝政

話說成帝身邊有一侍郎。姓慶名安世。年纔十五歲。工於彈琴。能爲雙鳳離鸞之曲。飛燕見其年少美貌。心中甚喜。遂告知成帝。許其出入內庭。成帝只得依允。從此每當成帝不在。慶安世便與飛燕一同居處。成帝何曾得知。飛燕得了安世。心尙不足。又選擇侍郎宮奴多子之人。與之私通。意中希望生子。於是一班侍郎宮奴。

得蒙飛燕青眼者。大抵鮮衣美服。沐浴熏香。任意居住遠條館。成帝全然不知。

飛燕又就宮中另闢密室一間。託言無子。在內祈禱。除却左右侍婢以外。不准一人得入。就是成帝也不得至。讀者試想飛燕如何祈禱。他卻異想天開。密令心腹之人。在外招引輕薄少年。令其裝作女子。用駟車駟音瓶。又音駟。婦人所乘。載入後宮。每日約有十

餘人。都安置此密室內。盡情作樂。此種祈子方法。也算是世間無兩。但他命該無子。究竟不能懷孕。

古語道。若要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爲。飛燕如此放縱。成帝並非癡聾。終須有日得知。豈肯便罷。合德一心爲顧其姊。早已慮及此事。便乘間向成帝說道。妾姊性氣剛強。多招人怨。必然有人設計誣陷。陛下若誤聽其言。趙氏便無遺類矣。說到此處。不覺傷心淚下。成

帝見了。信以爲眞。因此有人來告飛燕姦情。成帝便說他有意陷害。立地處死。後來更無人敢道一字。

誰知他人不敢告發之事。卻由飛燕姊妹自己張揚起來。先是一宮奴姓燕名赤鳳。身軀雄壯。矯健多力。能超數重樓閣。飛燕合德二人皆與之私通。此時合德已由健仔升爲昭儀。自嫌住處與飛燕隔離過遠。遂請成帝另起一館。與遠條館相連。名爲少嬪館。合德移入少嬪館後。姊妹二人往來甚便。一日飛燕無事。到了少嬪館中。來尋合德。却遇燕赤鳳由館中走出。飛燕見了。口中不語。便入內與合德閒談。

事有湊巧。恰值是日正當十月五日。宮中依照故事。齊到靈女廟祀神。宮人連臂踏地。唱赤鳳來曲。飛燕無意中聽了此曲。忽然觸動心事。因問合德道。赤鳳爲誰而來。合德聽了。心知飛燕語含譏。

刺。此時卻不肯相讓。便答道：「赤鳳不是爲姊而來，更爲何人？」飛燕被合德直言衝撞，不覺大怒。此時正在喫茶，便將手中茶杯擲向合德裙邊，口中罵道：「鼠子竟敢嚙人！」合德也用冷語回答。姊妹二人因此起了衝突。

飛燕倚著自己是姊，又因平日合德對他十分恭敬，便偶然責備一二句，諒他也不敢回答。卻不料合德此時自恃得寵勝過其姊，又想起平日一心一意爲顧飛燕，在成帝前替他極力彌縫，也不知費了幾多心力。如今飛燕不加體諒，反要當面奚落，因此抱著一肚皮委曲，不覺發作出來。飛燕何曾知得，愈加氣憤，只有瞪起雙眼，對著合德一言不發。

樊嫵在旁，見他姊妹二人無端角口，嚇得手足無措，惟恐他愈鬧愈大，不特傷了感情，且慮傳到成帝耳中，究出姊妹二人姦情，不



但二人性命不保。連家族都要受禍。如何是好。樊嫵弄得無法。只好向飛燕叩頭。一直叩到皮破血出。飛燕怒氣尙是不解。樊嫵又勸合德向飛燕賠禮。合德素性狡猾。見其姊動了真怒。心想此事張揚起來。必致惹禍。反爲不美。不如聽樊嫵勸解。自己忍氣。認個不是。便可了事。合德想罷。遂聽憑樊嫵拉到飛燕面前。深深下拜。口中說道。姊不記得當年貧苦之時。我姊妹二人。共被而臥。冬夜既長。天氣又冷。姊睡不熟。常使我擁背取暖。如今幸得好處。又無外人妒忌。我姊妹二人。至親骨肉。豈可自相殘害。說罷。便跪在飛燕跟前。掩面悲泣。

飛燕見合德向他下拜。心中之氣。早消一半。又聽他說到舊日情景。不覺大爲感動。適纔憤怒。不知消歸何處。乃用手扶起合德。親拔頭上所戴紫玉九雛釵。簪在合德髻邊。姊妹二人。遂仍和好。樊

嬖見了。方纔心安。宮人見飛燕姊妹相處日久。並無絲毫意見。如今忽然爭執起來。也算是異事。不免彼此傳說。竟被成帝得知。心中也就生疑。不敢向飛燕動問。卻來查問合德。合德被問。暗喫一驚。心知此事萬難隱瞞。一時心急智生。便答道。此乃姊心妒我。故作此語。因漢家本屬火德。所以稱陛下爲赤龍鳳。成帝聽了。深信不疑。反覺大悅。於是一場大禍。竟被合德數言輕輕掩過。

當日飛燕得立爲后。淳于長頗爲有力。成帝欲封爲侯。以酬其勞。但因淳于長平日並無功勳。只得借個題目。加以爵賞。先是元帝營建渭陵。概從儉約。不再移民起邑。成帝卽位。照例於渭城縣延陵亭部起造初陵。興工已有數年。後成帝又見灞陵曲亭之南。風景甚好。命將初陵移建其地。時將作大匠解萬年與陳湯交好。一日來見陳湯。密說道。吾聞武帝時有工人楊光。所作工程。合於上

意竟拜將作大匠。前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承造杜陵。賜爵關內侯。又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積勞賜秩中二千石。今營造初陵。若能移徙人民。建立邑居。成此大功。吾亦當蒙重賞。子公陳湯字妻家在長安。兒女皆生長長安。不喜東歸故里。可上書求徙居初陵。可得賜與良田美宅。

陳湯素性貪利。聞得萬年言語。不覺心動。遂上書成帝道。初陵地最肥美。可立爲一縣。移徙關東富人來此居住。臣湯願率妻子家屬徙居初陵。爲天下之倡。成帝見書。遂依其計。下令起昌陵邑。移郡國人民。到此居住。解萬年旣得承辦此項工程。預算三年可以完工。誰知昌陵地勢太低。須向東山取土填塞。道遠費重。所取之土。計算起來。每石幾與米穀同價。興工多年。尙未成就。劉向上書極諫。淳于長也曾言其不便。成帝發下羣臣議。皆請罷去昌陵工。

作。仍修故陵。此時王音已死。成都侯王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。平日不喜陳湯。告其罪過。成帝遂將陳湯免爲庶人。與解萬年俱徙居敦煌。其後哀帝時。議郎耿育上書爲陳湯訟冤。陳湯得回長安居住。不久身死。及王莽秉政。追諡陳湯爲破胡壯侯。封其子陳馮爲破胡侯。

成帝欲封淳于長。遂將諫罷昌陵之事作他功勞。下詔賜淳于長爵爲關內侯。不久又封爲定陵侯。成帝自得飛燕合德之後。仍不時出外微行。常帶同富平侯張放及淳于長並小臣趙李等在外流連忘返。張放最得成帝寵幸。以此爲時人所注目。於是長安遂有童謠道。

燕燕尾涎涎。張公子時相見。木門倉琅根。燕飛來。啄皇孫。皇孫死。燕啄矢。

王太后與成帝諸舅。見帝日夜出遊。也曾勸諫數次。成帝全然不聽。因此心中憂慮。又礙著至親。不便時常進言。時永始二年。連年日蝕。適值谷永由涼州刺史來朝奏事。成帝使尙書問谷永有何欲言之事。於是大司馬王商密令谷永趁著天變。上書切諫。谷永自恃有太后及王商等暗中保護。又因屢次言事。成帝皆能容受。此次遂對尙書上書。直言成帝種種過失。成帝見書。不覺大怒。王商恐谷永禍遭不測。急令人通知谷永。使其速去。成帝果命侍御史往捕谷永。並囑付道。谷永如已起程。行過交道廐。去長安者勿再追趕。御史到時。谷永已去。遂得免禍。後成帝怒氣漸解。復召谷永爲太中大夫。

成帝雖被谷永直言指斥。尙不肯改。一日偶然行至侍中班伯家中。班伯乃班婕妤之弟。因見許后被廢。班婕妤供養東宮。遂告病。

在家數年未曾入朝。如今不意成帝御駕親來問候。班伯只得銷了病假。入宮供職。卻遇成帝與張放淳于長等在禁中宴飲。正在飲得酣暢。任意談笑。成帝因班伯久病初起。加意禮待。時御座近旁張有屏風。上畫商紂擁著妲己飲酒。作長夜之樂。成帝便指著畫圖問班伯道。此圖何以示戒。班伯對道。詩書所陳。淫亂之戒。其原皆在於酒。成帝聽了。不覺歎道。吾久不見班生。今日復聞讜音黨言。張放等一團高興。被班伯用言打斷。心中俱各不悅。於是託著更衣。逐漸散去。

正當此時。恰有長信宮宦官林表奉太后命前來。眼見適纔諸人宴飲情形。並親聞班伯對帝言語。一一記在心上。回去便從頭至尾告知太后。太后自得班伯。日夕在側侍奉。甚加憐愛。今見班伯是僉仔兄弟。又能遇事規諫。成帝心中甚喜。過了數日。成帝來

到東宮。朝見太后。太后見了，不覺傷感，流下淚來。口中說道：「帝近來顏色瘦黑，宜留意保養。」班侍中本大將軍鳳指王所保薦，應特別看待。富平侯可令就國。成帝見說，只得答應道是。

事爲王商所聞，急通知丞相薛宣、御史大夫翟方進，使其劾奏張放。於是薛宣、翟方進遂上書備陳張放罪惡。成帝心愛張放，無奈內中礙著太后，外面又礙著諸大臣，只得下詔貶張放爲北地都尉。後兩次召回，均被太后及翟方進又勸成帝逐之。成帝不得已，遂令張放就國。張放臨去，成帝常對之涕泣。及去後，屢賜璽書慰問。至成帝既崩，張放思慕，哭泣而死。

成帝自張放去後，稍厭出遊。暇時留意經書。太后甚悅。光陰荏苒，到了元延元年冬十二月，王商病卒。照例應以王立代之。只因王立犯法，爲司直孫寶所劾。成帝遂拜王根爲大司馬、衛將軍、輔政。

以代王商。而以王立位。特進領城門兵。自成帝卽位以來。王氏兄弟相繼秉政。幾於成爲定例。南昌尉梅福上書。極言外戚專權。以致災異連見。成帝不納。元延元年。又有日蝕星變之事。劉向又上書。指斥王氏。其言痛切。此外又有多人上書。所言大抵與劉向相同。成帝見了。心中遲疑不決。便尋一平日最爲親信之人。問其意見。未知成帝所問何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